



東都事略卷第二十九

列傳十二

何繼筠字化龍河南人也父福進仕後唐至周官至天平軍節度使福進節制鎮州繼筠補牙職以偏師出土門與并人戰斬首數千級以功除刺史契丹入寇又擊敗之世宗征瓦橋關命繼筠以所部出百井道以破并寇 宋興以繼筠爲棣州團練使關南兵馬都監加防禦使 太祖征太原繼筠奪并人汾河橋又敗其衆于城下擒其將張環石斌以獻開寶三年 太祖親征太原契丹來援繼筠屯石嶺關追奔數十里斬千餘級獲器用甚衆 太祖命以所獲首級鎧甲示於城下并人奪氣以功拜建武軍節度使繼筠屢以少擊衆在塞上二十年胡人畏其名績其像而拜之卒年五十一贈侍中繼筠兒童時嬉戲必

分布部伍為戰陳狀及長善射深沉有謀與士卒同甘苦子承矩承矩字正則從繼筠討劉崇除閑廐副使太平興國中監兵泉州以功遷閑廐使知河陽徙潭州居六年除淄州刺史僉書滄州事時契丹數寇邊承矩請屯兵於順安砦西關易河溝口引水東西三百餘里南北五七十里築隄瀦水以助要害 太祖用其策屬霖潦為患議者多以為非承矩援漢魏至唐故事以折之 詔以承矩為河北制置屯田使民遂獲荏菹蒲魚蛤之利而稻田歲入亦助邊餉自是高陽並海以抵順安絕胡寇奔衝之虞又言順安至西山不遠百里亦多川源願因而廣之用息外患 朝廷雖嘉之未及行也自滄徙雄州契丹万騎夜逼城堞遲明承矩出戰獲其酋所謂鐵林相公者虜始引去復徙滄州 真宗即位知雄州嘗上疏請和戎為息民之利進英州團

練使知澶州契丹修好 真宗益善其有謀又命知雄州拜本州團練使時虜使初至承矩以為待之之禮宜得中庶可久也 真宗嘉納久之徙齊州卒年六十一贈相州防禦使緣邊及涿易州軍民間承矩卒無不流涕相與至雄州發哀供佛何氏世為名將而承矩好學有文所與游者必賢士大夫 太宗嘗遣內侍齎 御製并書積五十餘軸又面付手札以寵之初除團練使 真宗謂宰相曰承矩知書好名以才能自許宜授以美名遂除英州及去雄州請以李允則自代允則亦良將也承矩御下以誠同其甘苦民有告機事必與欵語無所猜忌故虜中動息無不逆知其後虜使者言虜中畏服其名云

李謙溥字德明太原人也少通左氏春秋仕晉為供奉官至周任刺史嘗監晉州兵以偏師屢挫太原而屠城略地功為多隰

州闕守謙溥攝州事至則濬城隍嚴兵備未旬日而并人至方
盛暑謙溥服絺綌揮羽扇引一小吏登城徐步并人望之勒兵
不敢動因以敢死士百人夜縋城銜枚溥賊營破之逐北數千
里斬首千餘級為澶州巡檢改丹州刺史建隆初移慈州久之
謙溥與孫延進沈繼深王睿進兵太原略地謙溥為畫出入進
退策衆不能用及班師又謂曰今退兵彼必來乘我宜整衆為
備諸將亦不應果為并人所襲狼狽奔走獨謙溥兵成列并人
遂却復移隰州刺史築保安平等砦敵人十年不敢犯境有
招收將劉進勇力絕人屢以少挫衆并人患之潛為蠟彈書以
間進佯遺道中晉帥趙贊得之以聞 太祖詔謙溥械進闕下
謙溥言并人欲我殺之也臣願以血屬保其無它奏至 太祖
為釋進賜金帛開寶中召為濟州團練使會邊將失律復以謙

溥還蒞隰州其後以疾至 京師卒年六十二謙溥慷慨重然
諾所賜甚厚皆分遺將士故為其所用者莫不盡力子允則允
正允正官至河州團練使

允則字垂範以父任為濟州牙內指揮使謙溥卒任左班殿直
少以才略聞太平興國七年初置靜戎軍推場以允則領之自
是屢奉使諸路知潭滄雄鎮潞州而雄嘗再蒞焉湖南民歲輸
絹謂之地稅絹又屋每間出絹一丈二尺謂之屋稅絹始戶給
一牛歲輸米四斛牛斃猶輸謂之枯骨稅皆馬氏暴斂之餘允
則治潭州悉奏除之湖湘山田民不耕墾允則下令給諸軍芻
皆輸粟蕘曰是山田遂無遺地潭州舊分兵戍邵州允則謂蠻
不擾而益戍兵是長邊患也亦遂奏罷初至滄州葺營壘多開
井泉言者以為擾未幾北寇圍城近郊老幼皆入城保而水不

乏又以水伐砲壘成深泥虜兵遂解 真宗召而語之曰頃有
言卿擾民者及寇至始見其利也王超之敗人心危動允則勸
使衰絰向師而哭以解衆忿仍趣整師以進 真宗聞而降
詔褒勵之雄州推場禁通異貨邏者以珉玉帶及婦人首飾交
易者允則縱之曰此以我無用易彼有用也周世宗始以瓦橋
關置州民居唯結茅允則教以陶公私營造皆易爲瓦甃矣又
合外舊甕瓦城與大城爲一始創關城焉濬濠起月隄環以溝塹
增廣閭承翰所修屯田架橋引水作梁築亭榭列隄道以通安
肅廣信順安軍所以設險者備矣舊城樓可望十里以爲斥候
允則曰南北通好安用此爲命毀之後乃徙浮圖於北原上所
望踰三十里將爲關城也先建東嶽祠自以黃金百兩爲供器
導以鼓吹民間競以金銀器獻久之密徹去而捕盜移文邳界

因以護祠爲言輿板築城就而虜不知也雄州上元舊不張燈
允則結綵爲山聚優樂縱民夜遊諜知虜人欲觀燈乃率同僚
會城北俄有衣紫胡人至出妓女列侍延之傳舍劇語而罷密
使縱所乘驟遁去即幽州統軍也後數日聞爲虜主所誅矣嘗
宴賓而甲仗庫火終宴不救 真宗問其故對曰兵械警火甚
嚴當宴而燔姦人欲以計見動若捨宴救火其誰不它窺測也
真宗善之雄州諜者嘗告虜中要官聞遣人至京師造茶籠燎
爐允則使倍與直作之纖巧無毫髮之異耳先期至則携之入
推場使茶酒班多口者夸說其巧令蕃商徧觀之如是者三四
日知蕃官所作已過乃收之不復出虜中相傳謂允則賂之恐
有姦變蕃官無以自明乃被殺允則爲長吏或於市中下馬過
富民家入軍營與婦女笑語無所閒然富民犯罪未嘗少寬假

契丹幾密事動息皆知之當時邊臣無及者景德以後國信往還儀制所及費用皆其所裁定智識開敏處事審當其方略施設雖游觀亭傳莫不有所寓也允則官至寧州防禦使卒年七十六

馬仁瑀大名夏津人也少不好學與群兒戲必爲行陳之狀自稱將軍日與之約鞭其後期者羣兒畏服及長善射周太祖鎮鄴仁瑀年十六因求見帳下太祖留置左右廣順初補內殿直世宗即位會太原劉崇入寇世宗親征至高平周師不利諸將引退仁瑀曰主辱臣死遂躍馬以進大軍乘之崇敗績擢仁瑀爲弓箭控鶴直指揮使又從征淮南以功遷內殿直都虞候又從平三關恭帝即位仁瑀從太祖北伐宋興以佐命功遷貴州刺史爲鐵騎右廂虎捷左廂都指揮使領扶州團練使從

平澤潞以功領常州防禦使改岳州漢州初詔仁瑀領荆湖諸郡不數歲復其地朝廷將平蜀又以仁瑀領川峽諸郡亦皆蕩平薛居正知貢舉仁瑀以貢士屬之爲御史所劾又坐與后族忿爭出爲密州防禦使太祖征太原命仁瑀巡邊敵聞其威名不敢出遷瀛州防禦使兄之子因醉誤殺平民繫獄當死民家自言非有憾也過誤爾願以過失傷論仁瑀曰我爲長吏而兄子殺人此乃恃吾勢橫恣耳非過失也豈可以已之親而亂國法哉遂論如律給民家布帛移知遼州從征太原有功又從征范陽擊虜於盧龍北師還遷朔州觀察使判瀛州七年卒年五十贈河西觀察使

李漢超字顯忠雲中人也始事鄴帥范延先不爲其所知又事鄆帥高行周雖知之而不甚親也會周世宗鎮澶淵漢超遂委

質焉仕周至殿前都虞候 宋興遷恩州團練使從平李重進以功領齊州防禦使關南兵馬都監漢超在關南人有訟漢超彊取其女爲妾及貸而不償者 太祖召而問之曰汝女可適何人曰農家也又問漢超未至關南契丹如何曰歲苦侵暴曰今復爾耶曰否 太祖曰漢超朕之貴臣也爲其妾不猶愈於農婦乎使漢超不守關南尚能保汝家之所有乎責而遣之密使諭漢超曰亟還其女并所貸朕姑貫汝勿復爲也不足於用何不以告朕耶漢超感泣誓以死報齊棣鹽海之利數倍它郡何繼筠在棣漢超在齊皆得用以養士而 朝廷不計其所費在郡凡十七年有善政齊人愛之嘗詣闕求立碑 太祖命率更令徐鉉爲文以賜太平興國初除應州觀察使判齊州明年卒于屯所贈太尉忠武軍節度使漢超善撫士卒與之甘分

少死之日軍中皆殞涕子守恩官至隴州刺史部芻粟旱海爲賊所邀死之

郭進深州博野人也少貧賤依邢州鉅鹿富人家傭作有膂力多結豪俠飲博人有欲殺之者富人婦竺氏陰告之乃至晉陽漢高祖留之帳下北寇屠安陽高祖遣進拒戰虜敗走以功除刺史及德光盜京師復北歸進請以奇兵間道入洺州因定河北諸郡仕周改登州刺史郡多寇盜進悉爲翦除吏民願紀其事命近臣撰文賜之改刺衛州河朔盜匿汲郡山間者稍衆間出攘奪久不能滅進往攻勦絕之民以安居於是郡民又請立碑紀其事改洺州團練使有善政郡民又請立碑 詔左拾遺鄭起爲文以賜進嘗植柳種荷芟徧城其後郡民見之有垂涕者曰此郭公所種也 太祖將征澤潞遷本州防禦使充西山

巡檢以備并寇嘗領兵與曹彬王全斌入太原境獲數千人
太祖征太原以進為河東道忻代等州行營馬步軍都監招徠
山後諸州民三萬七千餘口始進在西山 太祖每遣戍西山
必戒之曰汝謹奉法我猶赦汝郭進殺汝矣有部下軍校告其
陰通太原將有異志者 太祖詰之軍校辭窮復曰進御下嚴
臣不勝忿怨故誣之耳 太祖命執以與進令自誅進釋不問
使禦河東寇曰汝有功則我奏汝官敗則降勿復來也軍校往
死戰果立功而還進奏乞命以官 太祖不可曰汝誣我忠良
此纔贖汝死爾進曰若然則今後臣不復使人矣 太祖於是
命以一官 太祖嘗命有司治第賜進蓋以甬瓦有司言舊制
非親王公主之第不用甬瓦 太祖曰進控扼西山十餘年使
我無北顧憂我視進豈減兒女耶太平興國初領雲州觀察使

判邢州至是進訪竺氏婦已死而家甚貧得其女撫養如己子
厚其資裝以嫁之以報婦德進善聽訟能以鈎距得其情御眾
有方略軍政嚴肅前後二十年不易西山巡檢之任 太宗征
太原命進控石嶺關契丹來援進擊敗之并人喪氣時田欽祚
護石嶺軍恣為姦利以他事侵進進剛直不能辨乃自經死年
五十八贈安國軍節度使

姚內斌盧龍人也少仕契丹周顯德末世宗北征我 太祖將
兵至瓦橋關內斌為關使開門請降世宗以為汝州刺史 國
初從平李筠改刺虢州 太祖以西鄙為憂以內斌為慶州刺
史戎不敢犯塞號內斌為虎蓋畏其勇也在慶州積十餘年卒
年六十四

董遵誨范陽人也父宗本事幽帥趙延壽為延壽所惡遂舉家

奔太原漢高祖得之以宗本為隨州刺史遵誨補牙校有方略善御夷狄周世宗時從韓通討秦鳳擒蜀招討使王鸞攻淮南下合肥又從韓通平雄霸二州以功至驍武指揮使太祖以西戎近邊使守通遠軍凡十四年蕃漢悅附許以便宜制軍事初太祖以其母在契丹也令人賂邊民使迎其母送於遵誨遵誨遣外弟劉綜貢馬以謝太祖解其所服真珠盤龍衣命齋賜之綜曰遵誨人臣豈敢當此太祖曰吾委以方面不此嫌也太平興國六年卒年五十六

賀惟忠忻州人也初隸周世宗藩邸召補供奉官不辭而去世宗怒不復用宋興始授儀鸞副使令知易州捍禦有功遷正使太祖駐常山以為刺史兼易定祁等州都巡檢使常中流矢創發而卒惟忠知書曉兵法撫士卒得其心威名震北虜故

十餘年契丹不敢南牧云

王彥昇字光烈蜀人也後唐平蜀徙家洛陽周顯德末為散員指揮使從太祖北伐至陳橋以軍中推戴而還時韓通為侍衛親軍副都指揮使在殿閣聞變皇懼而歸彥昇遇通於路策馬逐之通馳入其第門未及闔為彥昇所害太祖聞通死大怒乃出彥昇為唐州刺史久之徙原州防禦使彥昇殘忍在原州戎人有犯漢法者會賓客則引而前以手捽其耳大嚼沃以卮酒前後所啗數百人並塞數年戎人畏之無犬吠之聲卒年五十八

臣稱曰太祖削五代之亂創万世之業制兵有謀御將有術付郭進以邢州李謙溥以隰州俾制太原界何繼筠以滄景賀惟忠以易州李漢超以關南馬仁瑀以瀛州俾控北虜授姚內

斌以慶州董遵誨以通遠軍王彥昇以原州裨禦西寇結之以恩豐之以財小其名而重其權少其兵而久其任每來朝則命之坐賜予優厚北邊軍市之租多賜諸將惟何繼筠授以節制示以懋功之典其他所居之官不過巡檢使之名而所領之兵亦不過五六千人而任之久乃至二十年少亦不減十餘年是

東都事略卷第二十九

東都事略卷第三十
列傳十三

張昭字潛夫河間人也舊名昭遠避漢高祖諱止稱昭十歲誦書數十萬言及長該洽經史以文謁興唐尹張憲憲即以為府推官憲為北京留守昭從至晉陽時明宗起自鄴兵變于魏昭勸憲奉表明宗以勸進憲曰吾書生也天子委以保釐之任吾豈苟生者乎昭曰此古之大節公能行之忠臣也憲既死論者以昭能成憲之節仕唐為中書舍人晉時用桑維翰薦為翰林學士漢初為吏部侍郎加禮部尚書隱帝年十九猶有童心昵近小人昭上疏諫請近師傅延問正人以開聰明隱帝不省周廣順初拜戶部尚書遷兵部尚書世宗好拔奇取俊有自布衣上書下位言事者多不次進用昭諫曰昔唐初劉洎馬周起徒

步太宗擢用為相其後朱朴柳璨在下僚昭宗亦以大用然則太宗用之於前而國興昭宗用之於後而國亡士之難知也如此臣願陛下存舊法而用人以劉馬為鑒朱柳為戒則善矣恭帝即位封舒國公 國初拜吏部尚書乾德元年為郊祀鹵簿使禮成封鄭國公改封陳以老致仕嶺南平 太祖遣使就問獻俘之禮昭臥疾口占皆有所據當時服其博記卒年七十九昭在晉日與呂琦崔稅集唐義寧終天祐末史書二百卷又撰漢六廟謚策樂章所修有唐莊宗實錄及功臣傳周太祖實錄續唐愍帝漢隱帝實錄

陶穀字秀實邠州新平人也北齊尚書令唐邕唐內史侍郎唐儉皆其遠祖因避晉高祖諱而更為陶遂不復其舊父渙仕至夷州刺史為邠帥楊崇本所害穀隨母柳氏育崇本家幼有俊

才起家為校書郎以書干漢相李崧自單州判官擢為集賢校理未幾遂知制誥在周為翰林學士世宗命近臣各撰平邊策為臣不易論皆以修德來遠為意惟穀與王朴竇儀楊昭儉以江淮即當用師取之世宗嘉之 宋興歷禮刑戶部三尚書遷承旨乾德初郊廟舊制度多穀所定又乘輿大輦久亡其制穀立意造之至今用焉卒年六十八贈右僕射穀博記美詞翰滑稽好大言佛老之書陰陽之學亦能詳究 太祖將受禮未有禮文穀在旁出諸懷中而進之曰已成矣 太祖甚薄之性傾險巧詆其進緣李崧崧之死穀自謂有力焉周世宗召魚崇諒為學士未至穀譖之以為顧望而遂代其任世宗謂趙上交多謁告穀乃及其受門生名園事而上交被黜 國初附宰相趙普以排竇儀比為世論所不與穀亦嘗自言頭骨當弭貂冠蓋

有意大用也人咸笑之

竇儀字可象荊州漁陽人也父禹鈞在周為諫議大夫五子曰儀儼侃偁僖皆相繼登科時人謂之竇氏五龍儀少舉進士景延廣為侍衛軍帥以儀為記室延廣歷滑陝孟鄆四鎮儀皆在幕府漢初召為右補闕周廣順初知制誥遷翰林學士拜端明殿學士從世宗征淮南儀領行在三司以軍需不即辦世宗將欲深罪之范質力為救解得免淮南平出為西京留守累官至兵部侍郎 宋興遷工部尚書 太祖謂宰相曰深嚴之地當以宿儒處之范質曰竇儀清介重厚然已自翰林遷端明矣

太祖曰禁中非此人不可卿當諭以朕意即日再入翰林為學士范質等三相罷越三日命趙普為相 制既下 太祖問學士曰質等已罷普敕何官當書承旨陶穀時任尚書乃建議以

為自古輔相未嘗虛位唯唐太和九年甘露事後數日無宰相當時左僕射令狐楚右僕射鄭覃刑部尚書王源中奉行制書今尚書乃南省六官之長可以書敕儀曰穀所陳非承平之制皇弟開封尹同平章事即宰相之任也 太祖曰儀言是命

太宗書敕以賜普加禮部尚書時御史臺議欲以左右僕射為表首太常禮院以東宮三師為表首儀援典故以僕射合為表首者六而謂三師無所據 朝廷以儀之議為是趙普為相人有毀之者 太祖問儀普所為如何儀曰不知退而謂人曰我必不大用然亦不之朱崖及詢盧多遜多遜乘間攻其短其後普既罷相多遜遂預政及普再相多遜果有朱崖之貶云儀卒年五十二贈右僕射初 太祖之克滁州也世宗遣儀籍府庫後數日 太祖令親吏取藏中絹給麾下儀曰當城下之初雖

傾藏取之無妨也今既籍在官非有詔不可得也 太祖以是重之後欲用以為相未及用而卒 太祖憫然謂左右曰天何奪我寶儀之速耶蓋惜其未大用也侃至起居郎僖至左補闕

儼字望之幼能屬文舉進士為天平軍掌書記拜左拾遺仕漢為史館修撰周廣順初拜中書舍人顯德四年儼上疏請令有司討論古今禮儀作通禮考正鍾律作正樂嘗言為政之本莫大擇人擇人之重莫先宰相自有唐之末輕用名器始為輔弼即兼三公僕射之官故其未得之也則以趨競為心既得之也則以容默為事但思解密勿之務守崇重之官逍遙林亭保安宗族乞令即日宰相於南宮三品兩省給舍以上各舉所知若陛下素知其賢自可登庸若其未也且令以本官權知政事暮歲之間察其職業若果能堪稱其官已高則除平章事未高則稍

更遷官權知如故若有不稱則罷其政事責其舉者又班行之中有負無職者大半乞量其才器授以外任試之於事還則以舊官登叙攷其治狀能者進之否者黜之又請令盜賊自相糾告以其所告貲產之半給之或親戚為之首則論其徒侶而赦其所首者如此則盜賊不能聚矣又新鄭鄉村團為義營各立將佐一戶為盜累其一村一戶被盜罪其一將每有盜則鳴鼓舉火丁壯雲集盜少民多無能脫者由是隣縣充斥而一境獨清請令他縣效之亦止盜之一術也又累朝以來屢下詔書聽民多種廣耕止輸舊稅及其既種則有司履畝而增之故民皆疑懼而田不加闢夫為政之先莫如敦信信苟著矣則田無不廣田廣則穀多穀多則藏之民猶藏之官也又言陛下南征江淮一舉而得八州再駕而平壽春威靈所加前無疆敵今以衆

擊寡以治伐亂勢無不克但行之貴速則彼民免俘馘之災此
民息轉輸之困矣多見聽納世宗觀大水泗州記以問儼儼以
爲天地有五德曰潤曰暎曰生曰成曰動五德陰陽之使陰陽
水火之本陰陽有常數水火有常分奇耦相半盈虛有準謂之
通證羨備過亢極無不至謂之咎證陰之始主於淵水之行紀
於九六凡千七百二十有八歲爲浩浩之會雖堯舜在上不能
免者數也若夫辟狂臣專又昏不明苦雨數至水不潤下乃政
之所致非數也唐貞元壬申之水是已德宗暗蔽篤於自任陸
贄盡忠而斥遠裴延齡專利而信用常雨之應天豈虛生世宗
甚善之拜翰林學士 國初就轉禮部侍郎當是時祠祀樂章
宗廟謚號多儼撰定卒年四十二儼博物洽聞通音律歷數虛
多遜楊徽之爲諫官儼嘗謂之曰丁卯歲五星聚奎自此太平

矣二拾遺見之儼不與也已而果然

儼字曰彰舉進士爲單州判官 國初由歸德軍節度判官拜

右補闕知宋州 太宗領開封尹以儼爲判官賈琰爲推官一

日 太宗燕射儼琰與而琰贊美過甚儼吐之曰賈氏子導諛

豈不自媿坐上皆失色因罷宴 太宗白 太祖黜爲彰義軍

節度判官太平興國四年 太宗幸大名召至行在拜比部郎

中時方議北征儼抗疏極諫而止遂除樞密直學士遷左諫議

大夫七年拜參知政事入謝 太宗曰汝何由至此儼曰 陛

下不忘藩邸之舊 太宗曰非也乃獎汝面折賈琰耳未幾卒

年五十八贈工部尚書明日 太宗燕羣臣以儼喪故罷儼嘗

與丁顥同幕顥子謂尚幼儼見之曰此子後必以文致遠即以

其子妻之謂果至宰相

劉溫叟字永齡河南洛陽人也蓋唐武德功臣政會之後世爲名家父岳後唐太常卿五代史有傳溫叟七歲善屬文工楷隸岳嘗語家人曰吾兒風骨秀異所不知者壽耳今世難未息得與老夫偕爲溫洛之叟足矣故名之曰溫叟始以父任補四門助教仕唐爲右拾遺監察御史右補闕仕晉爲翰林學士契丹犯京師溫叟懼隨契丹北徙與承旨張允求去職契丹主怒欲黜爲縣令趙延壽曰學士不稱職而求解者罷之可也得不得黜仕漢爲史館修撰顯德中坐知貢舉爲人所譖世宗怒於十六人中黜去十二人由是左遷太子詹事建隆初拜御史中丞一日晚歸道由闕前太祖方御明德樓溫叟行至樓側下馬入奏按故事非肆大箚即不御樓今陛下無故而御之軍庶或聞則有恩給之望臣所以不敢却導從者不欲驚彼耳目也

太祖遽還給內帑三千緡付縣官以自罰卒年六十四溫叟性重厚有禮法事親孝雖盛夏非冠帶不敢見父名岳終身不聽樂客有犯其諱者溫叟慟哭而起遂與客絕楊徽之范杲皆溫叟所薦引也太宗爲晉王時屢與太祖言其清節云子燁

燁字耀卿舉進士嘗知龍門縣通判益州天禧初詔置諫官御史十二員燁與魯宗道首與其選擢爲右正言時王晦叔治蜀以法御下有謗之者真宗問曰凌策王晦叔治蜀孰優燁曰策在蜀值歲豐故得以平易治之王晦叔值歲小歉慮民爲盜故以法治之使之易地則皆然真宗是之時歲荐饑河復決東郡燁上言歲數不登力役屢起元元困苦道殍相望此宰相事也未聞有濟之之術願策免以塞羣望不報京師傳有靈泉飲者愈疾議建祥源觀燁上言前世有傳聖水愈疾者皆詭

妄不經今盛夏亢陽大興土木以營不急非國事也燁以外官有勸農之號而使窮民轉徙汙萊弗闢蓋考課弗明吏職廢弛寢以及此昔召信臣守南陽闢田三萬頃此實效也今守宰居位皆積日以幸遷非有意於民者宜申明考課法一切為殿最以督之又請禁民之棄孝養而事浮圖老子者又請重臧吏之制累赦弗原又請近臣對見不當為子弟乞恩以開倖進又以薦士宜較其章著者推以恩典 國家景德後分部置使總按刑獄燁以為郡守皆 朝廷之臣轉運使已專刺舉之職復置使按刑非所以責任守臣而息獄訟也當罷之河北平燁請蠲兩河賦以寬民力又建言請黜章句篆刻之技崇尚學術復聘士之禮加直集賢院同修起居注改右司諫換侍御史知雜事遷三司戶部副使除龍圖閣待制天聖中知開封府遷龍圖閣

直學士知河南府徙河中卒年六十二七子几忱知名忱為監司郡守有聲忱子唐老元祐中為右正言

几字伯壽以父任為將作監主簿舉進士第孫沔言其有將帥才自太常博士易知京使知寧州又知邠州儂智高盜嶺南几上章願自效授荆湖南路兵馬鈐轄克邕州以功加皇城使累遷東上閣門使涇原路總管會夏人圍同家堡轉運使陳述古權渭帥几移文請出兩將為援述古怒移几知鳳翔府且劾生事 朝廷以總管非轉運使得擅移几亦訟其誣於是御史按之述古坐謾黜知忻州几亦改知鄜州召還拜秦鳳路總管遷四方館使知保州請老以祕書監致仕 神宗祀明堂大臣有言几知音律 詔詣太常修定雅樂几面陳古樂備四清聲 公五季亂離遂廢請復增置樂成 詔褒之賜一子官改通議

大夫卒年八十一。凡少篤風義，有家法。晚年放曠，得養生訣，故老而不衰。其議律主於人聲，不以尺度求合。嘗謂古今異時，聲亦隨變，猶以古衣冠加今人，安能稱儒者泥古詳於形名度數之間，而不知清濁重輕之用，故求於器，雖合考於聲，則不諧矣。凡之說如此。

扈蒙字日用，幽州安次人也。與從弟戴俱以文學知名。鄆杜間有道士善知人，嘗謂蒙曰：君家兄弟當繼典誥，命蒙舉進士。周廣順中，為歸德軍掌書記。世宗聞其名，召為右拾遺直史館。遷屯田員外郎知制誥。宋興，拜中書舍人，入翰林為學士。坐累黜為左贊善大夫，拜左司員外郎，復知制誥。為盧多遜所惡，出知江陵府。太宗即位，復入翰林，從征太原，還轉戶部侍郎，加承旨。自張昭寶儀卒，朝廷典故儀制皆蒙裁定，博洽長厚，然

好笑。雖在人主前，不能自止也。始太祖即位，禮官以為舜郊學商郊，契周郊，后稷王業，因之而興也。若漢高帝之太公光武之南頓君，雖有帝父之尊，而無豫配天之祭，故自太平興國三年六年再郊，並以太祖配天於禮為允。太宗將東封，蒙定禮儀，乃奏議云：經曰：嚴父莫大於配天，請以宣祖配天。自雍熙元年罷封禪為郊祀，遂行其禮。識者非之。蒙積官至工部尚書卒。年七十三。贈右僕射，載官至知制誥，翰林學士。五代史有傳。

王祐字景叔，大名莘人也。父徹，左拾遺。祐少篤志詞學，性倜儻。而俊以書見，桑維翰維翰奇之。鄴帥杜重威辟為觀察支使。祐常論重威使無反，漢重威竟反，祐坐責遼州司戶參軍。仕周歷魏縣南樂二令。太祖即位，擢拜監察御史，出知光州。遷殿中侍御史知制誥，遷翰林學士。太祖征太原，召祐謂曰：上黨要

地也汝當控制之遂知潞州及班師復召還會符彥卿鎮大名頗不治 太祖以祐爲之裨令察彥卿動靜又謂祐曰此卿故鄉所謂畫錦者也祐以百口明彥卿無罪且曰五代之君多因猜忌殺無辜故享國不永願 陛下以爲戒而彥卿由是以免故世稱祐有陰德俄用兵嶺南徙知襄州移潭州召還知吏部選事初盧多遜與宰相趙普相傾多遜欲祐協力擠普一日祐以唐宇文融排張說事示之多遜不悅至是多遜參知政事乃黜爲鎮國軍司馬 太宗即位知河中府拜中書舍人史館修撰未幾知開封府以病請告拜兵部侍郎卒年六十四子旦自有傳

東都事略卷第三十

東都事略卷第三十一
列傳十四

薛居正字子平開封浚儀人也父仁謙周太子賓客居正少好學有大志爲人方重不事苛察舉進士晉華帥劉遂凝辟爲從事其兄遂清領邦計以爲鹽鐵巡官改度支鹽鐵推官遷右拾遺桑維翰爲開封尹以居正爲判官漢史弘肇領侍衛親軍威震人主殘忍自恣人莫敢忤其意其部下吏告民犯鹽禁法當死居正疑其不實召詰之乃其吏以私憾而誣之也逮捕吏鞫之具伏以吏抵法弘肇雖怒甚竟亦無以屈也仕周爲三司推官知制誥遷左諫議大夫使滄州定民租擢拜刑部侍郎 宋興遷戶部侍郎出知許州入爲樞密直學士初平湖湘以居正知朗州有亡卒數千爲盜監軍使疑城中釋子爲應欲盡殺之

居正以計緩其事因擒賊首汪端詰之乃知釋子千數無與謀者咸賴以得免乾德初加兵部侍郎初置參知政事命居正及呂餘慶為之久之兼淮南湖南嶺南等道發運使又監修國史受詔監修五代史開寶六年拜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太平興國初加左僕射昭文館大學士從平太原還進位司空薨年七十贈太尉中書令謚曰文惠咸平二年以居正配享太宗廟廷

呂餘慶幽州安次人也名犯太祖諱遂以字稱父琦晉兵部侍郎五代史有傳餘慶以蔭補千牛備身歷開封府參軍戶曹掾忠武軍推官鄴縣令濮州錄事參軍太祖節制同州餘慶為從事太祖歷滑許宋三鎮並在幕府及即位召拜給事中端明殿學士知開封府遷戶部侍郎荆湖平知潭州改襄州

遷兵部侍郎知江陵府遂以本官參知政事蜀平知成都府以執政莅藩自餘慶始也加吏部侍郎歸朝兼劔南荆南發運使開寶六年引疾求罷除尚書左丞卒年五十八贈鎮南軍節度使太祖幕客餘慶居其先趙普李處耘首大用餘慶略不介意及處耘被黜同列欲其排之太祖問處耘以實對餘慶執政時會普忤旨左右爭傾普餘慶仍力為辨釋人稱其長者餘慶重厚有守所至以寬簡治至道中以弟端為宰相特贈侍中

端字易直少敏悟好學以蔭補千牛備身在周為直史館建隆初遷太常丞知浚儀縣同判定州開寶中遣西上閣門使郝崇信使契丹以端為之副八年以司門員外郎知成都府為政清簡人用便之秦王廷美為開封尹召拜考功員外郎開封府判

官 太宗征河東廷美將有居留之命端曰 主上櫛風沐雨以申弔伐王當扈從主留務非所宜也廷美由是懇請從行尋坐王府親吏請託執事者違 詔市竹木貶商州司戶移汝州復為太常丞出知蔡州入知開封縣為侍御史知雜事使高麗暴風折檣舟人怖恐端讀書自若人服其量遷大理少卿拜右諫議大夫許王元僖為開封尹又為判官王薨有發其陰事者端坐禪替無狀左遷衛尉少卿淳化四年復故官為樞密直學士拜參知政事擢戶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端歷官四十年始大用 太宗常恨任用之晚端持重識大體同列奏對或多異議一日內出手札戒諭自今中書事經呂端裁決乃得聞奏初李繼遷擾西鄙嘗獲其母矣至是 太宗欲誅之獨召寇準與之謀宰相不與也端謂準曰 陛下戒君勿言於端乎準

曰否端曰邊鄙常事端不必與知若軍國大計端備位宰相不可不知也準以繼遷母告端曰君何以處之準曰欲斬於保安軍北門之外以戒凶逆端曰 陛下以為如何準曰 陛下以為然端曰必若此非計之得也願君少緩其事端將覆奏之端即入奏具道準言且曰昔項羽得太公欲烹之高祖曰願分我一椀羹夫舉大事者不顧其親況繼遷胡夷悖逆之人哉 陛下今日殺之而明日繼遷可擒乎若其不然徒結怨讎而愈堅其叛心爾 太宗曰然則何如端曰以臣之愚謂宜置於延州使善養視之以招徠繼遷雖不能即降終可以繫其心而母死生之命在我矣 太宗撫髀稱善曰微卿幾誤我事即用其策進門下侍郎兼兵部尚書 真宗即位加右僕射監修國史初太宗疾大漸內侍王繼恩忌太子英明陰與參知政事李昌齡

知制誥胡旦謀立故楚王元佐 太宗崩 太后使繼恩召問
端端知有變鑠繼恩於閤內使人守之而入 太后謂曰 宮
車已晏駕立嗣以長順也今將如何端曰 先帝立 太子正
為今日今始棄天下豈可遽違 先帝之命更有異議耶乃迎
太子立之 真宗既立垂簾引見群臣端平立殿下不拜請卷
簾升殿審視然後降階率群臣拜呼萬歲尋罷昌齡貶忠武軍
司馬繼恩均州安置旦除名流潯州端身體偉大凡加體貌必見
拱揖為納陛升殿以疾求罷除太子太保卒年六十六贈司空
謚曰正惠端有器量而性寬厚雖經擯斥未嘗以得喪介意始
李維清自樞密改中丞意端抑已屢遣人訟堂吏過又彈端久
在病告端曰吾直道而行無所愧也端之孫誨自有傳
劉熙古字義淳宋州寧陵人也唐左僕射仁軌十一代孫少通

經史避祖諱不應進士舉以三傳賜第 太祖領宋州節制熙
古為節度判官及 受禮召為左諫議大夫知青州遷刑部侍
郎知鳳翔府移秦州轉兵部侍郎徙知成都府加端明殿學士
開寶五年召拜參知政事以戶部尚書致仕卒年七十四贈右
僕射熙古好學明陰陽象緯書雖通顯自奉養若寒素云
沈倫字順宜開封太康人也名上一字避 太宗舊名去之周
顯德初 太祖領同州節制辟在幕府 太祖繼領滑許宋三
鎮皆從焉 太祖受禮授戶部郎中使吳越歸奏便宜事 太
祖嘉之遷給事中為陝西轉運使 王師伐蜀諸將以賄敗倫
歸篋中惟圖畫而已擢戶部侍郎樞密副使開寶六年拜中書
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兼荆南劔南發運使
太平興國初加右僕射門下侍郎監修國史 太宗親征太原

以倫留守判開封府事師還加左僕射七年盧多遜敗坐與多
遜同列責工部尚書請老復授左僕射致仕卒年七十九贈侍
中謚曰恭惠倫清介在相位自守而已微時娶閻氏無子妾田
氏生子及貴以田氏為正室搢紳非之

盧多遜懷州河內人也父億字子元少篤學以孝悌聞舉明經
調新鄉簿復舉進士為校書郎集賢校理任周累至司封郎中
洪文館直學士出為河南令 國初遷少尹億性恬退聞其子
多遜知制誥即告老授少府監致仕多遜舉進士為祕書郎集
賢校理遷左拾遺集賢殿修撰改左補闕知制誥 太祖征太
原以多遜知太原行府事移幸常山又命權知鎮州師還直學
士院遷翰林學士開寶六年拜中書舍人參知政事初趙普為
相多遜屢短之于 上前普由是罷相父億不以為然每歎曰

彼元勳也而小子毀之吾得早死不見其敗幸也多遜既執政
億愀然不樂謂人曰家世儒素一日富貴暴至吾不知稅駕之
所矣未幾億卒 詔多遜起復多遜博涉經史善伺人主意

太祖好讀書每遣使取書史館多遜伺知即通夕閱視詰朝問
書中事多遜應荅無滯 太祖寵異之 太宗即位拜中書侍

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從平太原加兵部尚書多遜在相位趙
普之子及其親屬多為所抑初普出鎮河陽上章自愬云外人
謂臣輕議 皇弟開封尹 皇弟忠孝人至德豈有間然矧 昭

憲皇后大漸之際臣實與聞 顧命知臣者君願賜昭鑒 太

祖手封其書藏於宮中至是普密奏臣開國舊臣為權倖所沮
因言 昭憲顧命及 先朝自愬之事 太宗於宮中訪得之

因感悟即留為相多遜益不自安七年有告多遜遣堂吏趙白

告秦王廷美願盡心事大王秦王亦使涓人樊德明報多遜曰
丞相言正會我意普因發其事遂罷相明日以多遜屬吏命百
官議太子太師王溥等以為大逆不道當死 太宗貸之追削
官爵并其家流崖州白德明皆坐誅卒于流所年五十二其家
徙于容州又移置荆南 仁宗時追復工部侍郎

臣稱曰 太祖皇帝之於趙普也 君臣相與之際深矣多遜
以其區區之私而擠之普既去位為多遜者亦可已矣而猜譖
之謀復用於 太宗之世不旋踵而致敗彼豈不知 太宗之
深念舊勳者為如何哉犯五不韙而以伐人此君子知息之將
亡也多遜之謂矣

宋琪字叔寶范陽薊人也晉天福中在契丹舉進士登第幽帥
趙延壽惜其自陷虜廷辟為從事會契丹猾夏延壽至京師其

子贊為河中節度使又鎮晉陽皆辟琪為記室贊鎮盧州為觀
察判官 國初贊改鎮陽延安二鎮皆以琪為從事召拜左補
闕開封府推官 太宗為開封尹禮遇甚厚出知龍州移閩州
召還稍遷至太常丞出知大通監以都官員外郎知廣州將行
對於便殿 太宗以藩邸舊僚留判三司與三司使王仁贍廷
辦事坐責兵部員外郎俄通判開封府京府通判惟琪而已自
是不復置也太平興國八年拜右諫議大夫為參知政事是歲
太宗將用工部尚書李昉參預大政以琪先入乃超遷兵部尚
書未幾與昉並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琪自庶僚一歲中為宰
相其速如此加門下侍郎昭文館大學士與宣徽使柴禹錫請
盧多遜舊第 太宗惡之遂罷相 太宗耕籍田進吏部尚書
拜右僕射卒年八十贈司空諡曰惠安琪有吏能而寡學識好

談諧無大臣體在相位百執事謁見或有干請必面折之

石熙載字凝績洛陽人也周時舉進士太宗初領秦寧節度辟為掌書記及尹開封又辟為推官授右拾遺遷左補闕出為忠武崇義二鎮掌書記太宗即位召還復為左補闕出知潭州擢兵部員外郎樞密直學士遂拜僉書樞密院事僉書始于此太宗征河東從至鎮州遷給事中樞密副使太宗還京師遷刑部侍郎未幾拜戶部尚書樞密使以疾求解機務除左僕射卒年五十七贈侍中謚曰元懿與薛居正配享太宗廟廷熙載有文學立朝無顧避喜稱薦善人有長者之譽字中立

中立字表臣年十三喪父朝廷以中立為供奉官十八獻文改光祿寺丞遷殿中丞家富於財悉推與諸父久之除直集賢院累擢知制誥翰林學士景祐四年拜參知政事明年以戶部

侍郎罷為資政殿學士轉大學士遷吏部侍郎以太子少傅致仕遷少師卒年七十八贈太子太傅謚曰文定初中立家產歲入百萬至死之日不能給喪具仁宗聞而憫之賜以白金三百兩中立性疎曠少威儀善諧謔時人以鄭祭方之頗諳臺閣故事不汲汲近名請老于家客至其門者必延飲非醉不得去

東都事略卷第三十一

東都事略卷第三十二
列傳十五

李昉字明遠深州饒陽人也父超仕晉為集賢院學士昉以蔭補太廟齋郎舉進士為祕書郎直洪文館改右拾遺周宰相李穀將兵征淮南以昉為記室參軍師還擢知制誥翰林學士

國初遷中書舍人罷為給事中王師平湖湘以昉知衡州陶穀誣奏昉為親屬求東畿令太祖召問張昭昭老儒氣直免冠上前言曰穀罔上太祖疑之乃出昉為彰武行軍司馬

召還復拜中書舍人直學士院與盧多遜同直立多遜下太祖即日拜昉為直學士立多遜上坐貢士所取失當左遷太常少卿明年復拜中書舍人翰林學士盧多遜攻趙普之短太祖以問昉昉曰臣書詔之外它無所知太祖默然加工部侍

郎從 太宗征太原拜工部尚書遷承旨太平興國八年改文
明殿學士遂除參知政事是歲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監修國
史加中書侍郎 太宗嘗語輔臣曰朕何如唐太宗皆曰 陛
下堯舜之主也何太宗之足云昉獨無言徐誦白居易詩云怨
女三千放出宮死囚四百來歸獄 太宗拱手曰朕不及也昉
請復時政記先進御然後付史館時政記進御自昉始也端拱初
罷為右僕射時契丹犯邊 詔羣臣各上禦戎之策昉引漢唐
故事深以屈己修好弭兵息民為言時論躓之淳化二年復相
四年罷上章引年拜司空致仕至道元年正月望 太宗御乾
元樓觀燈召昉賜坐於 御榻之側 太宗親酌御樽飲之顧
謂侍臣曰李昉可謂善人君子矣卒年七十二贈司徒謚曰文
正昉溫和循謹為文慕白居易所居有園亭又葺郊外宴游之

地多蓄聲妓娛樂親友與張洎盧多遜善而薄張佖 太宗嘗
問多遜所為昉頗為辨釋 太宗曰多遜嘗毀卿不直一錢昉
曰臣不敢誣張洎草昉罷相制深攻其短而張佖時時造其第
或以問佖佖曰我為廷尉獨李公未嘗以私事見于今雖退可
見也佖官至給事中子宗諤

宗諤字昌武七歲能屬文耻以父任得官獨由鄉舉既第進士
授校書郎明年獻文自薦遷祕書郎集賢校理同修起居注
真宗即位拜起居舍人從幸大名上疏曰 國家馭邊之術制
勝之謀將帥之短長兵衛之衆寡宸算廟謀盡在五術中矣今
之言事者不過請 陛下益兵貯糧分道掩殺言之甚易行之
則難始受命則無不以攻堅陷陣為壯圖及遇敵則惟以閉壘
塞關為上計孤君父之重委致生靈之垂困興言及此誠可歎

息自古行軍出師無不首擇將帥夫將帥隨才任使守一郡控一城分領驍勇爭據要害又豈須直三路主帥之名然後能制六師生死之命乎今陛下選任非不至也權位非不重也告戒非不丁寧也處置非不專一也而匈奴犯塞車駕親征曾不聞出一人一騎為之救助不知深溝高壘秣馬利兵欲安用哉臣以為臨軍易帥拔卒為將在此時也有功者拔於朝不用命者戮於市亦在此時也惟陛下圖之然後下哀痛之詔行蠲復之恩回鑾上都垂衣當宁豈不盛哉遷知制誥景德二年為翰林學士官至右諫議大夫卒年四十九真宗甚悼之謂宰相曰國朝將相能以聲名自立不墜門閥者惟昉與曹彬家尔宗諤方期大用不幸短命深可惜也有李濬者與宗諤齊年後一日生其卒亦後一日濬字德明翼州人父超為禁卒從

潘美掌刑刀美者殺戮超常緩之怒釋多全活者人以為有陰德濬官至右司郎中樞密直學士官諤有文集六十卷内外制集四十卷又有家傳談錄行於世子昭述官至翰林侍讀學士官昭講天章閣待制

呂蒙正字聖功河南人也祖夢奇戶部侍郎父龜圖起居郎蒙正舉進士第一為將作監丞通判昇州授著作郎直史館加左拾遺拜左補闕知制誥初龜圖黜其妻劉氏并弃蒙正劉氏誓不改適及蒙正莅官迎二親同堂異室奉養並至時稱其孝龜圖卒有詔起復未幾遷翰林學士官拜左諫議大夫參知政事蒙正入朝堂有朝士指之曰此子亦參政耶蒙正佯為不聞而過之其同列不平令詰其姓名蒙正遽止之罷朝同列猶不能堪悔不窮問蒙正曰若一知其姓名則終身不能忘固不如毋知

也時皆服其量李昉罷相以蒙正為中書侍郎戶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監修國史蒙正寬簡有重望以正道自持遇事敢言每論事政有未允者固稱不可 太宗嘉其無隱趙普開國元老蒙正晚出歷官一紀與普同在相位普甚推許之先是盧多遜為相其子雍起家即授水部員外郎後遂以為常及是蒙正奏曰臣忝甲科及第釋褐止授九品京官況天下才能老於巖穴不能沾寸祿者多矣今臣男始離襁褓膺此寵命恐罹譴責乞以臣釋褐時所授官補之自是止授九品京秩因以為定制有朝士家藏古鏡自言能照二百里欲因蒙正之弟來獻以求知其弟因間從容言之蒙正笑曰吾之面不過鏡許安用照二百里其弟遂不復敢言聞者歎服淳化中罷為吏部尚書復相李昉四年昉罷蒙正復為相嘗因對論及征伐 太宗曰

朕比來征討蓋為民除暴苟好功黷武則天下之人消亡矣蒙正對曰隋唐數十年中四征遼碣人不堪命煬帝全軍陷沒太宗自運土木攻城如此卒無所濟且治國之要在內修政事苟政事既修則治格安靜蠻夷來歸矣 太宗韙之 太宗因上元觀燈蒙正侍宴語蒙正曰五代之際生靈凋喪周太祖自鄴南歸士庶皆罹剽掠下則火光上則彗孛觀者恐懼當時謂無復太平之日矣朕躬覽庶政万事粗理每念上天之貺致此繁盛乃知理亂在人蒙正避席曰 乘輿所在士庶走集故繁盛如此臣常見都城外不數里飢寒而死者甚眾不必盡然願陛下視近以及遠蒼生之幸也 太宗變色不言蒙正侃然復位同列咸多其伉直 太宗欲遣人使朔方諭中書選才而可責以事者蒙正退以名上 太宗不許它日凡三問終不易其

人 太宗曰卿何執耶蒙正曰臣非執蓋 陛下未諒耳因固稱其人可使餘人不及臣不欲用媚道妄隨人主意以害國事同列皆惕息不敢動 太宗退謂親信曰蒙正氣量我不如既而卒用蒙正所選者果稱職以右僕射出判河南府 眞宗即位進左僕射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昭文館大學士 國朝以來三居相位唯趙普與蒙正拜司空兼門下侍郎咸平六年授太子太師封萊國公改封徐又封許洛中有園亭時會親舊環侍皆子孫間舉壽觴釋然自得 眞宗謁 陵寢祠后土過洛兩幸其第當世榮之 眞宗問蒙正曰卿諸子孰可用蒙正對曰諸子皆不足用有姪夷簡宰相才也蒙正客富言一日白蒙正曰言有子甚幼欲令入書院就讀蒙正許之蒙正見其子驚曰此兒他日名位與吾相似而勲業遠過吾言之子即弼也蒙

正知人如此卒年六十八贈中書令謚曰文穆蒙正初為相時張紳知蔡州以贓敗有為紳營解於 太宗曰紳家富不至此特蒙正貧時有求不獲今報之尔 太宗即復紳官蒙正終不辨後得其實黜為絳州團練副使 太宗復謂曰張紳果有贓蒙正亦不辨在西京 眞宗數遣中貴人將命待之如在相位時不少減時人重焉龜圖弟龜祥龜祥子蒙亨蒙亨子即夷簡也仁宗朝位宰相自有傳蒙正有子居簡當慶曆中為提點京東刑獄時夏竦有憾于石介介已死竦言於 仁宗曰介不死北走胡矣乃遣中使發介棺以驗居簡謂中使曰万介果死則朝廷為無故發人之墓奈何中使曰於君何如居簡曰介之死當時必有內外親族及門生會葬今檄問之可也中使從其言令結狀保證中使入奏 仁宗察其誣乃得不發時人以居簡

為長者居簡官至龍圖閣直學士

張齊賢曹州宛句人也徙居洛陽自言慕唐李大亮之為人故字師亮 太祖幸西都齊賢以布衣獻策于馬前召至行宮問以所言齊賢條陳十策一下并汾二富民三封建四敦孝五舉賢六太學七籍田八遣吏九懲姦十詳刑應對明辯略無懼色 太祖賜束帛而遣之歸謂 太宗曰吾幸西都得一張齊賢朕不欲爵之以官異時可使輔汝為相也 太宗即位齊賢舉進士授大理評事通判衡州代還會 太宗征太原齊賢上謁遷秘書丞命知忻州明年以為著作郎直史館改左拾遺 太宗北征議者皆言宜速取幽薊齊賢上疏曰方今海內一家朝野無事關聖慮者豈不以河東新平屯兵尚聚幽燕未下輦運為勞臣愚以為此不足慮也自河東初下臣知忻州捕得契丹納

米典吏皆云自山後轉般以援河東以臣料契丹能自備軍食則於太原非不盡力然終以為我有者蓋力不足也河東初平人心未固嵐憲忻代未有軍砦入寇則田收頓失擾邊則守備可虞及國家守要害增壁壘左控右扼疆事甚嚴恩信已行民心已定乃於鴈門陽武谷來爭小利此則戎狄之智力可料而知也聖人舉事動在万全百戰百勝不若不戰而勝若重之戒之則戎虜不足吞燕薊不足取自古疆場之難非盡由戎狄亦多邊吏擾而致之若緣邊諸砦撫御得人但使峻壘深溝蓄力養銳以逸自處寧我致人此李牧所以用趙也所謂擇卒不如擇將任力不及任人如是則邊鄙寧邊鄙寧則輦運減輦運減則河北之民獲休息矣民獲休息則田業增而蠶織廣務農積穀以實邊用且戎狄之心固亦擇利避害安有投諸死地而為

寇哉臣聞家六合者以天下為心豈止乎爭尺寸之事角夷狄之勢而已是故聖人先本而後末安內以養外人民本也戎狄末也中夏內也夷狄外也是知五帝三王未有不先根本者也堯舜之道無他在乎安民而利之爾民既安利則戎狄斂衽而至矣 陛下愛民利天下之心真堯舜也臣所慮羣臣所聞多以纖微之利尅下之術侵苦窮民以為功能至於生民疾苦見之如不見聞之如不聞斂怨速尤無大于此伏望精擇通儒分路采訪兩浙江南荆湖西川嶺南河東有偽命日賦斂苛重者改而正之因而利之使賦稅課利通濟可經久而行為 聖朝定法除去舊弊天下諸州有不便於民事委長吏聞奏如敢循常不以聞自當嚴加典憲使天下耳目皆知 陛下之心戴陛下之惠以德懷遠以惠利民則幽燕竊地之醜沙漠偷生之

虜擒之與屈膝在吾術中爾為江南西路轉運使務行寬大察訴諜多得其情召還拜樞密直學士擢右諫議大夫僉書樞密院事雍熙三年大舉北伐代州楊業戰沒 太宗訪近臣以策齊賢請行即授給事中知代州與潘美同領緣邊兵馬是時虜騎自湖谷入寇薄城下神衛都校馬正以所部列南門外眾寡不敵齊賢選廂軍二千出正之右誓眾感慨一以當百虜遂却先是約潘美以并州來會戰無何間使為虜所得齊賢以師期既漏且虞美之眾為虜所乘俄而美有使至云師出并州行四里至柏井忽有密詔東路之師敗績于君子館并之全軍不得出戰已還州矣于時虜騎塞川齊賢曰虜知美之來而未知美之退乃閉其使密室中夜發兵二百人人持一幟負一束芻距州城西南三十里列幟燃芻虜遙見火光中有旗幟意謂并

師至矣駭而北走齊賢先伏步兵二千於土磴砦掩擊大敗之擒其北大王之子一人帳前舍利一人斬數百級獲馬二千器甲甚衆拜工部侍郎虜又自大石路南侵齊賢豫簡廂軍千人爲二部分屯繁峙崞縣下令曰代西有寇則崞縣之師應之代東有寇則繁峙之師應之比接戰則郡兵集矣至是果爲繁峙兵所敗入拜刑部侍郎樞密副使淳化二年參知政事數月拜吏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齊賢母孫氏年八十餘封晉國太夫人太宗歎其母福壽多賜手詔存問搢紳榮之事有涉干請而辭連參知政事李沆者齊賢獨任其責由此罷相爲尚書左丞物論美之俄丁內艱水漿不入口者七日其後日一飯粥旣祥乃飯脫粟三年酒肉果菜不入門世稱其孝知河南府又知永興軍徙襄州移荆南又徙安州 眞宗即位召拜兵部尚

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嘗與 眞宗推本皇王之道所以然且言臣受 陛下非常恩故以非常報之 眞宗曰朕以爲皇王之道非有迹但庶事適治道則近之矣戚里有爭分財不均者更相訐訟又因入宮自訐齊賢曰是非臺府所能決也臣請自治之 眞宗許之齊賢坐相府召訟者問曰汝非以彼所分財多汝所分少乎曰然命具欸乃召兩吏令甲家入乙舍乙家入甲舍貲財皆按堵如故分書則交易之訟者乃止明日奏狀 眞宗大悅曰朕固知非君莫能定者以 郊祀恩拜門下侍郎因朝會被酒坐失儀免相李繼遷陷清遠軍命爲涇原等州安撫經略使遷右僕射判邠州改判永興軍薛居正之子惟吉之婦柴氏無子早寡盡蓄其產欲改適齊賢惟吉子安上訐其事有 旨即訐柴氏與安上狀異 眞宗下其事於御史乃齊賢

子太子中舍宗誨教柴氏爲詞齊賢坐責太常卿分司西京宗誨
貶海州別駕景德初起爲兵部尚書知青州改吏部尚書上疏
言臣在先朝常憂靈夏終爲繼遷吞併言事者以臣所慮爲
太過略舉既往之事以明本末當時臣下皆以繼遷只是懷戀
父母舊地別無他心先帝與銀州廉察庶滿其意其後攻劫
不已直至降麟府州界八部族蕃酋又脅制賀蘭山下帳族言
事者猶謂封獎未厚洎陛下賜以銀夏土壤寵以旌節自此
姦威愈滋逆志尤暴斷靈州糧路復撓緣邊城池數年之間靈
州終爲吞噬當靈州清遠軍垂欲陷沒臣方受經略之命臣思
繼遷須是得一兩處彊大蕃族方與爲敵此乃以蠻夷攻蠻夷
中國之上策也遂請六谷名目封潘羅支俾其展效其時近臣
所見與臣不同多爲沮擾及繼遷爲潘羅支所殺臣慮繼遷之

子德明乘以大駕東幸之際去攻六谷向使潘羅支尚在則德
明未足爲虞今潘羅支已亡斯鐸督恐非其敵望與大臣經制
其事從東封還復拜右僕射時建玉清昭應宮齊賢屢請罷土
木之役出判河陽從祀汾陰進左僕射請老除司空致仕歸洛
得唐裴度午橋莊有池榭松竹之勝日與親舊觴詠其間卒年
七十二贈司徒謚曰文定齊賢姿儀洪碩議論慷慨有致君大
略治獄多全活少時家極貧父死無以葬有河南縣吏爲辦其
事齊賢深德之事以兄禮雖貴不替也又嘗依太子少師李肅
家肅死歲時祭之趙普嘗薦齊賢於太宗太宗未用普即具
列前事以謂陛下若進擢齊賢則齊賢它日感恩更過於此
太宗大悅遂用爲相种放之起乃齊賢所薦也教子孫皆能有
立四踐兩府九居八坐以三公就第康寧福壽時罕其比齊賢

子宗誨字習之少喜兵家學至於陰陽象緯之書無不通究嘗
為太子中舍貶海州別駕後易右職積官至興州防禦使改祕書
監致仕嘗出謁其子言曰昔賀祕監以道士服東歸會稽明皇賜
以鑑湖以為休老之地今洛下雖無鑑湖然嵩少伊瀍天下佳景
雖非 朝廷所賜皆閑逸之人所有尔大人盍衣羽服以優游何
必更事請謁乎宗誨曰吾作白頭老監祕書而眠何必學賀老作
流沙之服時以為名言宗誨之子子憲亦官至祕書監
臣稱曰李昉為多遜所毀而不較蒙正為張紳所汙而不辨齊
賢為同列所累而不言嗟乎君子哉非甚盛德蔑以加此三人
者俱名宰相又能引年謝事優游林泉以佚其老其處進退之
際綽然有餘裕矣

東都事略卷第三十二

東都事略卷第三十三
列傳十六

張遜博州高唐人也駙馬都尉魏咸信同母之兄 太宗在藩
邸得隸帳下補左班殿直從征太原遷文思副使進東上閣門
使為度支使端拱初遷鹽鐵使二年除宣徽北院使僉書樞密
院事改副使又知院事知樞密院始于此四年坐與寇準不協
罷為右領軍衛將軍李順亂于蜀 朝廷發兵水陸進討荆渚
當其要害以遜為右驍衛大將軍知江陵府遜至時峽路諸州
漕運卒數千人皆聚江陵有告其將謀變以應蜀寇府中議欲
盡捕誅之遜止令捕首惡斬于市奏聞 太宗甚喜以其餘配
諸郡遜卒年五十六贈桂州觀察使
柴禹錫字元圭大名人也少時有相者謂曰子甚貴若輔以經

術必至將相禹錫由是頗讀書事 太宗于晉邸太平興國初授供奉官改翰林副使知京使 太宗以藩府之舊多訪以外事遷宣徽北院使告秦王廷美陰事擢為樞密副使轉南院使罷為左驍衛大將軍出知滄州徙澶鎮二州駐泊俄知潞州徙永興軍復召為宣徽使知樞密院事至道初除鎮寧軍節度使知涇州移貝州徙陝州以子宗慶尚主召歸京師公主就第謁見行舅姑之禮頃之復令赴鎮卒年六十二贈太尉

宗慶字天祐尚 太宗女魯國長公主除左千牛衛將軍駙馬都尉領恩州刺史禹錫卒拜康州團練使舊制諸公主皆雜買務市物宗慶遣家僮自外州市炭所過免算至則盡鬻之復市於務中自是 詔罷雜買務所市物 真宗祀汾陰進泉州觀察使又自言陝西市材木至 京師望蠲所過稅 真宗曰向

諭卿毋得遣人私販以奪民利今復爾耶未幾拜武勝軍節度使徙永清彰德拜同平章事又徙鎮武成知陝州轉運使段少連言其政事庸謬改知潞州又判鄭州以縱部曲擾民召還久之出判濟州御史中丞賈昌朝亦言宗慶所至皆以無狀罷不可復使治郡遂留不遣卒時年六十三謚曰榮密主累封楚國大長公主宗慶性貪鄙積財鉅万而自奉甚儉歷官多過失云

趙鎔字化鈞滄州樂陵人也以刀筆事 太宗于晉邸 太宗即位補供奉官兩浙錢俶以國歸覲遣鎔檢校帑廩轉內酒坊副使與楊守一等告秦王廷美事遂遷六宅使掌翰林司擢東上閣門使出為梓遂巡檢使改左驍衛大將軍代還知滄州鎔守鄉郡人以為榮遷左神武大將軍會崔翰知州改鈐轄又知廬州踰年召為樞密承旨宣徽北院使同知樞密院事與柴禹

錫並掌機務禹錫出鎮鎔知院事 眞宗即位改南院使以壽州觀察使罷卒年五十五贈忠正軍節度使鎔少涉獵文史善書翰 太宗甚眷寵之本名容 太宗改之爲鎔取陶鎔之義云

楊守一字象先其先洛陽人也唐末徙家宋鄭之間初爲晉邸洧人 太宗即位補右班殿直累遷翰林副使初名守素 太宗爲更其名與趙鎔柴禹錫等同告秦王陰謀事擢爲東上閤門使樞密都承旨改判四方館事轉密省使端拱元年除宣徽北院使僉書樞密院事卒年六十四贈太尉守一質直勤謹無它材能徒以幸會致位通顯云

弭德超滄州青池人也嘗給事晉邸 太宗即位補供奉官遷酒坊使杭州鎮州都監先是 太宗念緣邊征戍者勞苦月賜

士卒白金軍中謂之月頭銀德超乃誣樞密使曹彬秉政歲久得士衆心臣從塞上來皆言月頭銀曹公所致微曹公我輩當餒死矣又巧誣以它事 太宗疑之彬不自辨遂罷以王顯爲宣徽南院使德超爲北院使並樞密副使德超怒顯居其上詬之且曰我有安社稷功汝何人反在我上又大罵曰汝輩當斷頭我度 上無執守爲汝輩眩惑顯以聞 太宗命御史鞠之德超具伏削奪官爵同家屬配隸瓊州未幾死于流所 臣稱曰甚矣讒言之爲害也以秦王同氣之親而禹錫等發其私使兄弟之隙可乘曹彬有定亂之勲亦爲德超所誣致君臣之間見疑彼譖人者亦已太甚可不畏哉

東都事略卷第三十四

列傳十七

荆罕儒冀州信都人也少為盜晉天福中詣范陽事燕王趙延壽延壽從耶律德光入京師以罕儒為密州刺史高平之戰周世宗既戮敗將何徽樊愛能等乃擇驍勇士為將以為招收都指揮使以功擢至團練使建隆初加鄭州防禦使改晉州兵馬鈐轄罕儒恃勇輕敵嘗懸軍深入虜獲甚眾一夕至京土原劉承鈞遣兵追躡之罕儒方據胡床饗士錦袍衷甲遂直犯賊鋒為并人所殺河東久畏其勇欲生致之及死求殺罕儒者悉誅焉太祖亦深嗟惜罪土原之不用命者罕儒從孫嗣

嗣少應募為控鶴卒王師討河東擇勇敢百人開道捷洛陽若嗣請行斬五十餘級河東將楊業退保城嗣與眾進焚南門

奪其羊馬城賊夜薄砦繼選五百人嗣爲其冠及旦斬馘殆盡
及太宗親征巡師嗣登城手刃數賊股貫雙箭又中手礮折
二齒太宗亟召賜以袍帶嘗從崔翰征幽州又從田重進討
賊于飛狐口戰無不克賊嘗夜圍重進砦重進問計於嗣嗣曰
今所領不過五百人彼衆踰二萬計請間道求救於它將得數
百人即依山布隊以三百人執白旗於道隅獨率所部趣契丹
契丹見其疾馳而旗幟稍盛疑大軍至遂遁去嗣之用兵前後
凡一百五十餘戰未嘗無功亦未嘗自伐也積官至虢州防禦
使臨死垂涕謂其子曰累世爲將者其後不昌汝輩益修謹乃
免於患遂卒

曹光實字顯忠雅州百丈人也父疇仕蜀爲靖南軍使疇卒光
實繼莅其職蜀以光實爲永平軍節度使太祖命王全斌等

平蜀旣而羣盜蜂起有夷人張樂忠者率衆數千星夜掩至環
光實所居鼓譟而進光實負其母揮戈突圍以出賊衆辟易不
敢近光實舉家三百口皆見殺又發其父墓光實詣全斌白其
事誓雪冤憤時蜀中諸郡未下乃圖雅州地形要害兼陳用兵
攻取之意全斌壯其勇遂令將兵果克其城獲樂忠而甘心焉
全斌以光實爲黎雅州都巡檢使安集勞來民夷懷之召還
太宗喜曰此蜀中之俊傑也以爲黎州刺史遷唐州團練使
州巡檢改汝州團練使王師北伐與潘美出鴈門光實爲前
鋒遇虜寇迎擊敗之李繼捧之入朝也以光實爲銀夏等州都
巡檢使繼捧弟繼遷遁入蕃部爲寇邊民苦之光實乘間掩襲
至地丘澤俘斬甚衆破其族帳獲繼遷母妻及牛羊萬計繼遷

幾擒矣乃使人給光實曰我數奔北公許我降乎光實信之繼
遷設伏光實以數百騎赴之至葭蘆川繼遷舉手揮鞭而伏兵
起光實遂見殺時年五十五從子克明

克明字堯卿父光實爲夷賊所害克明尚幼有妾匿之葦薄中
得免既長曉兵法善騎射光實旣沒克明時爲牙內虞候從行
祕不發喪使人傳光實命回兵銀州乃與其僕潛入虜中獲光
實尸還葬京師先是蜀人林采不許還其鄉克明以母老趣道而
歸李順反求克明欲用之乃携母遁山谷間及賊陷雅州克明
集潰兵七千人又募丁壯三千遂復名山火井夾江等九縣立
七砦於嘉眉邛州界分兵邀擊賊因復雅州擢西頭供奉官監
兵黎州以餘賊未平徙邛州駐泊巡檢峽洛潰兵鄧紹等攻雅
州克明又討平之蠻寇邕州以供備庫使知邕州乃遣書三十

六遺溪洞酋長諭以 朝廷恩信悉來赴 承天節宴并遺以
篋衣咸感泣而去獨洪洞恃險不至克明領兵攻之斬其首領
旣而宜州澄海軍校陳進反會鬱江暴漲州城摧克明伐木造
舟爲虛城水上以備守禦仍募溪洞兵趣象州賊遂南去巡撫
使曹利用召克明會兵至貴州遇賊斬首四百餘級賊平利用
專其功克明耻自言徙江淮兩浙捉賊使獲賊必釋其罪予以
私錢使反捕索其黨所獲三千餘人知江寧府張詠上其事賜
錢四十萬領平川刺史知辰州會撫水州蠻叛以克明爲宜容
等十州巡檢使乃領兵深入蠻多伏弩窮谷間而磴道險絕克
明意士卒有退志命後軍伐大木絕歸路且行且戰踰月至撫
水州知州蒙承貴出降克明謂曰尔三十餘年爲邊患止謂官
軍不能至尔今天子好生不欲絕尔類姑許自新皆伏拜感激

命飲血爲誓勒銘奴山而還於是蠻人願內徙者七百餘口散之荆湖間奏改撫水州曰安化州安化旣平徙知桂州始置溪洞司而兼領之又奏以廣南兩路土軍並爲忠敢嶺外居人結茅爲屋雖嚴火林不能弭患克明激以水入城夾道分流以爲之備又命北軍教以陶埴民始爲瓦舍自是其患遂罕代還知滁州又知鼎州會交趾李公蘊寇邕州改文思使知邕州時克明老矣或勸以不宜南去克明曰天子不以吾衰老委之邊事安可止耶至則遣人入交趾諭以利害公蘊上章謝罪遷西上閣門使復知鼎州卒年七十二

楊業并州太原人也父信仕劉氏爲麟州刺史業少任俠善射好田獵謂其徒曰我他日爲將用兵亦如用鷹犬逐雉兔尔弱冠事劉崇爲保衛指揮使累遷至建雄軍節度使屢立戰功所

向克捷國人號爲楊無敵太宗征太原業扞城之東南面拒城苦戰及繼元降太宗聞其勇欲生致之令中使諭繼元以招之業乃北面再拜大慟釋甲來見太宗得之大喜以爲左領軍衛大將軍師還除鄭州防禦使太宗以業老於邊事命知代州虜寇鴈門領數百騎擊之虜衆大敗以功遷雲州觀察使王師北征以潘美將雲應路行營之師命業副之以蔚州刺史王侁順州團練使劉文裕護其軍拔雲應寰朔四州時曹彬敗於歧溝詔美護四州民內徙旣而虜復破寰朔四州業謂侁等曰賊勢盛不可與戰姑密諭雲朔等將先出衆我師次應州賊必悉衆來拒俾朔州吏民直入石碣谷列彊弩千人於谷口以騎士援於中路則三州之衆万全矣侁沮之文裕亦欲業赴敵業曰此必敗之道也侁曰公素號無敵見敵逗撓豈有它志

乎業曰非愛死也特殺傷士卒而功不可立尔即自石朱路趨朔州將行泣謂美曰業太原一降將天子不殺而授以兵柄非縱虜不擊欲圖報万一也諸君責業以避敵當即死矣因指陳家谷曰公於此張步兵彊弩以援使業轉戰至此失援則無遺類也美與旆陣於谷口自寅至巳旆使人登托羅臺望見虜敗欲爭其功即引兵離谷美不能止行二十里聞業敗帥兵却走業力戰至暮望美谷口無人拊膺大慟帳下兵殆盡猶手刃數十百人因重傷為虜所獲乃太息曰業為姦臣所迫致王師敗衄不食三日而死陣之將陷也麾下猶百餘人業謂曰汝曹各有父母妻子速去報天子無與我俱死衆皆流涕不去遂俱死無一生還者時淄州刺史王貴亦死貴從業為虜所圍親射殺數十人矢盡張空卷又擊數人遂死業勇而有謀與下同甘

苦寒未嘗獨設炭為政簡易郡民愛之天下聞其死皆為之憤歎太宗尤痛惜之贈太尉大同軍節度使潘美削官三資旆文裕竝除名旆周樞密使朴之子也子延昭

延朗下一字犯 聖祖名改為延昭用業陰補供奉官業之死

太宗憫之擢延昭崇儀副使咸平二年契丹入寇延昭在遂城城小無備虜攻之甚急衆心危懼延昭集城下丁壯護守偶大寒命汲水注城外及旦悉為冰堅滑不可近虜遂解去拜莫州刺史契丹復寇邊延昭伏銳兵於羊山之西自北擊之且戰且止及伏發虜衆敗績獲其名王函首以獻進團練使景德初胡馬南寇延昭領兵虜地破古城多所俘獲會修好乃止官至英州防禦使卒年五十七延昭於吏事非所長詐謀皆決於小校真宗知而不責也第戒飭小校而已然其智勇善戰沉嘿寡言

平居未嘗問及家事所得奉賜均遺士卒奉已簡易出入騎從如軍校法號令嚴明同士卒甘苦寒不披衣暑不張蓋遇敵必身先功成推其下故人樂爲之用威振異域守邊二十餘年虜人畏之呼爲六郎其卒也河朔之人皆望柩殞泣

康保裔河南洛陽人也祖志忠後唐長興中討王都戰沒父再遇從 太祖征李筠又以兵死於太行山下鄉民立廟祀之保裔在周以戰功爲東班押班再遇死 太祖以保裔代其父職從石守信破澤州開寶中又從諸將破契丹于石嶺關累以方面領軍職遷登州刺史端拱初爲淄州團練使知代州移深州加侍衛馬軍都虞候領涼州觀察使從屯滄州移帥鎮州咸平初除彰國軍節度使帥高陽關契丹入寇傅潛擁兵不戰諸將與契丹戰於河間援不至保裔選精銳赴之會暮約詰朝合戰

遲明契丹圍之三數重左右勸易甲馳突以出保裔曰臨難無苟免遂決戰二日殺傷甚衆蹙踐塵深二尺兵盡矢絕救兵不至遂歿焉 真宗震悼久之贈侍中保裔有母年八十四封陳國太夫人遣內司賓勞問賜白金五十兩其妻已亡亦追封夫人保裔謹厚好禮軍政嚴整喜賓客延儒士善騎射弋飛走無遺鏃嘗以三十五矢引滿射筈鏑相繼而墜人伏其妙前後戰身被七十創又爲礮傷鼻毀臂未嘗自言所賜金帛分與士卒宴勞軍伍嘗貸錢數千万旣沒親吏鬻鬻物以償 真宗知之而厚賜焉子繼英

繼英字仲雄以父任爲供奉官保裔戰沒特授六宅使順州刺史累遷馬軍都虞候端州防禦使知渭州遷殿前都虞候桂州觀察使繼英謂戎人雖內附而終蓄姦謀乃大索其所反覆者

蕩除之於是威震西鄙改建州觀察使知衛州曹利用貶繼英以媼家亦降為右羽林大將軍分司久之復左衛大將軍貴州團練使卒年七十一繼英嚴於馭軍而厚於撫宗族故其卒也家無餘財

東都事略卷第三十四

東都事略卷第三十五
列傳十八

李穆字孟雍開封陽武人也幼溫厚寡言好學聞酸棗王昭素善易往師之昭素謂人曰觀李生材器他日必為卿相昭素以著易論三十三篇授之舉進士調郢州判官周世宗即位博求文學之士近臣薦其才拜右拾遺 太祖登極遷殿中侍御史太祖既平蜀以穆通判洋州徙陝州坐輸田租於西京失期免官又坐所舉吏有罪去前任久之召為太子中允尋以右拾遺知制誥穆文學操履為 太祖所知 太祖嘗謂盧多遜曰李穆士大夫之仁者也多遜曰穆臨事不以死生易節所謂仁者必有勇也乃遣使李煜諭令入朝煜辭以疾穆曰朝與不朝惟自處之 朝廷斂兵甲精銳恐不易當爾 太祖聞其言以

為要切 太宗即位累遷中書舍人宰相盧多遜得罪穆坐與之同年降司封員外郎 太宗惜其才尋命之殿試考較見其形容甚癯憐之謂曰憂畏所致耶穆流涕 太宗為之動容命復故官擢翰林學士知開封府有能名遂擢左諫議大夫參知政事穆至孝母病累年惡暑而畏風穆身自扶持起居能適其志或通夕不寐未嘗有倦惰之色母卒哀毀過人朝命起復固辭不得已視事然終不飲酒不食肉未終喪而卒年五十七 太宗深惜之謂宰相曰李穆國之良臣奄尔淪謝非穆之不幸朕之不幸也贈工部尚書謚曰文恭穆子行簡以父任為將作監丞不樂仕進家居二十餘年 真宗聞其賢行即其家拜太子中允致仕後遷太常丞而卒

賈黃中字媯民滄州南皮人也唐相耽四世孫黃中年六歲中

神童十五舉進士授校書郎集賢校理直史館遷左拾遺歷左補闕通判定州入為禮官嶺南平為采訪使江南平知宣州 太宗即位知昇州一日黃中按行府庫見局鑄甚嚴集僚吏發之得寶貨數十積皆李氏宮闈之物不隸於籍者黃中悉表上之 太宗歎曰吾府庫之物有籍貪黷者尚冒禁盜之況此亡國之餘物乎賜黃中錢三百万以旌其潔召還知制誥遷翰林學士 太宗多召見訪以時政得失對曰職當書詔思不出位 太宗益重之兼掌吏選品藻精當揀拔寒俊號為無私淳化二年除給事中參知政事 太宗召見其母王氏命之坐謂曰教子如是今之孟母也黃中性端重守家法多知臺閣故事朝之典禮資以損益當時之名士皆出其門談論娓娓聽者忘倦特常憂畏而執政循嘿時論少之四年罷明年知襄州上言母老

乞留京師改知澶州 太宗謂侍臣曰朕念黃中憂畏必先其
母老矣因曰蘇易簡之母亦如之易簡前謝曰 陛下以孝治
天下獎及人親臣何人敢膺榮遇拜禮部侍郎祕書監卒年五
十六而母果無恙贈禮部尚書 太宗因念翰林無良暨 詔
天下并大臣各薦能鑿者其為 太宗追惜如此

蘇易簡字太簡梓州銅山人也父協仕至光祿寺丞易簡少好
學風度凝粹弱冠舉進士為將作監丞通判昇州入為右拾遺
知制誥除翰林學士淳化中充承旨易簡多振舉翰林故事

太宗為飛白書院額曰玉堂及以詩賜之 太宗曰此永為翰
林中一美事易簡曰自有翰林未有如今日之榮也 太宗又
草書宗玉大言賦賜易簡易簡因擬賦以獻其詞曰 皇帝以
白龍戕書大言賦賜玉堂詞臣易簡 御筆煌煌雄辭洋洋瓌

琦博達不可備詳 詔易簡升殿躬指其理且歎宋玉之奇怪

也因伏而奏曰恨宋玉不得與 陛下同時 帝曰噫何代無

人耶卿為朕言之臣易簡拜手稽首曰聖人興兮告成功登崑

崙兮展升中地為席兮饗 祖宗天起籟兮調笙鏞日烏月兔

耀文明也參旗井鉞嚴武衛也執北斗兮奠玄酒也削西華兮

為石礪也飛雲涌霞騰燔燎也剗鵬腊鯨代牲魚也迅雷三發

山神呼也流電三激燿火舉也禮再獻兮淳風還君百拜兮三

神歡四時一周兮方八千年泰山融兮滄海乾圜蓋穴兮方輿

穿君王壽兮無窮焉時殿上皆呼萬歲 太宗覽而嘉之一日

易簡當禁直以水試欹器 太宗曰聞卿所玩非欹器耶易簡

曰然乃進曰日中則昃月滿則虧器盈則覆物盛則衰願 陛

下持盈守成念終始固万世之基業則天下幸甚遷給事中參

知政事與趙昌言共事多不協昌言出使劔南中道而罷受
詔知鳳翔踰年易簡亦罷為禮部侍郎出知鄧州移陳州卒年
三十九贈禮部尚書易簡之執政也 太宗召其母薛氏入禁
中賜寶冠霞帔命坐問曰何以教子對曰幼則束以禮義長則
訓以詩書 太宗歎曰孟母也賜白金千兩易簡性嗜酒 太
宗嘗以詩戒之在翰林入直雖不敢飲在私第未嘗不醉及其
死 太宗曰易簡果以酒敗可惜也子耆仕至直集賢院耆子
舜欽有傳

錢若水字淡成河南人也十歲能屬文華山陳搏一見以為有
仙風道骨舉進士為同州推官有富民失女奴其父母訟于州
鞠于有司獄吏嘗有貸於富民不獲乃劾富民父子數人共殺
女奴棄之水中遂失其尸而誣以罪皆應死若水疑之密使人

訪求女奴得之乃引以示女奴之父母皆泣曰是也富民父子
賴以得免郡太守欲薦之若水固辭曰且 朝廷以此為若水
功當置獄吏者於何地太守歎服 太宗聞之遂召用擢祕書
丞直史館半歲中超遷知制誥翰林學士至道初拜右諫議大
夫同知樞密院事 真宗即位加戶部侍郎以親年高求解機
政乃罷為集賢院學士修 太宗實錄初 太宗崩有馴犬號
呼不食遣送 陵所參知政事李至欲若水書其事遺之詩曰
白麟朱鴈且勿書勸君書此懲浮俗若水不從至因若水奏書
不列監修官呂端名以為若水掠美若水援唐故事以為言眾
不能折又重修 太祖實錄從 真宗幸大名上書曰臣聞用
兵以伐謀為上御將以用法為先比者傳潛為帥擁十萬之眾
閉關縱寇坐看醜虜殘虐生民不正典刑曷懲其後楊延朗輩

勇於赴敵奮不顧身授任尚輕賞功未大臣願 陛下誅敗將以徇衆擢有功以勸能使諸將承風各思用命聲馳塞外威攝羣胡昔劉崇結契丹入寇懦將樊愛能何徽臨敵不戰周世宗陳宴而戮之因使偏將十數分擊太原崇不敢支戎亦遁去其後收淮甸下秦鳳平關南如席卷之易此用兵伐謀之效也欲消外侮必本安邊用得其人莫如 太祖畀董遵誨以通遠軍郭進以邢州李漢超之在關南何繼筠之處鎮定隰州則李謙溥易州則賀惟忠王彥昇之治原姚內斌之守慶名不過沿邊巡檢責其效皆十餘年闊略其細故則無畏避之心就錄其功能則絕幸遷之意官卑故易以使久任故知虜情閒授睿謀戒其生事是以西寇北虜十七年間遣使稱藩不爲外患已試之效今皆可行不數年間可以致邊烽罷警矣俄知開封府北虜

未賓服內出 手詔詢若水禦備翦滅之術若水上言曰臣讀前史論匈奴者多矣若漢婁敬樊噲季布賈誼晁錯主父偃徐樂王恢韓安國朱買臣董仲舒之所陳特和親征伐之二議唐李靖魏徵溫彥博郭正一狄仁傑之所及亦不過戰守之兩端晉桑維翰不背約之言出於微弱故相趙普請回軍之奏姑冥息民悉非遠謀臣所不取嚴尤謂自古御戎無上策臣竊笑之守在四夷制勝以靜非上策而何臣聞唐魏博一鎮爾兵戎固不衆於今日而胡騎未嘗南牧者以幽薊爲北門扼其險阻故也石晉割地之後由定武達滄海千里受敵雖設二關鎮之以重兵莫可以禦故晉末度長河漢初復擾邊徼以周世宗之英武曾未能絕其寇中山窺上黨今 御札詢備禦翦滅之術臣以爲不得幽州未可翦滅也後唐莊宗在河北命周德威取幽

州然後南向而爭天下蓋先爲萬全之計使不能勝此善用兵者也夫戰守不同心將不能料敵重兵在外輕兵在內則今之所患也臣願 陛下選智謀可以任邊郡者聽召壯士以爲部曲而官爲廩給之又募民爲招收軍厚其糧賜蠲其租賦彼供輸兩地各有親屬則敵之動息得以知之如是同心將能料敵而在外者皆輕兵矣然無以統衆則不能用衆無以制勝則不能勝敵故必擇大臣領近鎮提重兵以專閩外之事有警則督戰已事則班師旣無舉兵之名又得馭兵之要三軍同力上下一心備禦之方舉積此矣若乃患民力之困則廣邊地之營田患戍卒之驕則嚴將帥之法令古語有之曰法不可移令不可違又云功不勸謂之止善罪不懲謂之縱惡昔 太祖用郭進守西山遣戍卒必戒之曰汝謹奉法我猶赦汝郭進殺汝矣其假

借如此郭進所至兵未嘗小衄臣願 陛下推 太祖所以待郭進之心而待諸將則法令不患不嚴勸懲不患不至矣 真宗善其議謂左右曰若水儒臣中知兵者也拜鄧州觀察使知并州以疾召還卒年四十四贈戶部尚書謚曰宣靖若水風流儒雅有文學善談論事母以孝聞所至有譽望接物以誠評人貴賤壽夭多驗自知不壽故懇辭勢位賢士大夫皆宗慕之有文集二十卷 真宗念若水母老數遣使存問賜緡帛羊酒云 臣稱曰孔子論孝備矣是以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惟能孝於親然後可移忠於君四子之母其賢有擇鄰之風而其子幼被慈訓卒能有立非此母不生此子也

東都事略卷第三十六

列傳十九

郭贄字少儀開封人也應進士為開封首薦太宗任京尹得侍讀藩邸太宗即位擢贄著作佐郎兼皇子侍讀遷右補闕拜中書舍人太平興國七年拜參知政事曹彬為弭德超所譖贄為辨其誣宰相趙普因是重之嘗奏事對太宗言曰臣受遇不次惟以愚直上報太宗曰愚直何益贄曰雖然猶勝奸邪也八年早朝被酒左遷祕書少監知荆南府加左諫議大夫入為鹽鐵使出知澶州坐河決免真宗即位拜刑部侍郎知天雄軍入判太常寺吏部流內銓加集賢院學士知河南府遷工部尚書翰林侍讀學士進禮部尚書卒年七十六贈左僕射謚曰文懿贄長者喜延譽後進宋白趙昌言皆其所薦也晚節

頗以治生爲物論所惜云

李至字言幾真定人也初爲內臣李知審養子舉進士爲將作監丞通判鄂州擢著作佐郎直史館遷右拾遺加右補闕知制誥爲翰林學士拜右諫議大夫參知政事雍熙中加給事中時太宗親征范陽至上疏以爲兵凶器也戰危事也用之之理必貴万全儻邊庾不充則宜養威蓄銳夫京師天下本 陛下恭守 宗廟不離京轂示敵人以閒暇慰億兆之瞻仰此策之上者也以目疾免授禮部侍郎遷吏部爲祕書監 真宗爲皇太子以至李沆並爲賓客 真宗即位拜工部尚書參知政事 真宗問以靈武事至上疏曰河湟之地夷夏雜居是以先王置之度外且繼遷腥膻醜類騷動邊鄙然臍不足以弭其惡擢髮不足以數其罪然聖人之道務屈己含垢以安兆人蓋所損者

小所益者大 陛下以元元爲念不以巨慙介意臣料彼脅從亦厭兵久矣苟 朝廷捨之不問待之如初啖以厚利縻以重爵亦安肯迷而不復訖於淪胥哉其後靈武卒不能守除武勝軍節度使知河南府卒年五十五贈侍中

王沔字楚望齊州人也舉進士爲大理評事 太宗征太原見於行在拜著作佐郎直史館遷右拾遺出爲京西轉運副使知懷州擢樞密直學士拜右諫議大夫僉書樞密院事遷副使端拱元年加戶部侍郎參知政事沔辯慧苛刻尚數多詐視士大夫猶吏卒唯以甘言悅人而進退皆非物望初與張齊賢同在樞府頗不協及齊賢參知政事沔不自安因王禹偁上言請中書本廳不得接見賓客許於政事堂同見沔喜即奏行之直史館謝泌以爲如此是疑大臣以私也疏駁之 太宗即追還前

詔沔因此罷卒年四十三贈工部尚書

辛仲甫字之翰汾州孝義人也初從郭崇辟掌書記又隨崇為平盧軍節度判官崇卒改授鄆齊二州觀察判官入拜右補闕知光州移彭州課種柳蔭行路郡人謂之補闕柳 太祖問趙普羣臣文武兼資者普以仲甫對即徙益州兵馬都監代還為三司判官太平興國初遷起居舍人奉使契丹契丹主問党進何如人仲甫曰國家異人間出党進何足道哉契丹主欲留之仲甫曰信以成命義不可留有死而已契丹主竟不能屈使還以刑部郎中知成都府政尚寬簡蜀人安其治入知開封府拜御史中丞雍熙三年拜給事中參知政事仲甫居大位自守而已出知陳州遷戶部尚書告老以太子少保致仕加少傅卒年七十四贈太子太保謚曰康節

張宏字巨卿青州益都人也舉進士為將作監丞通判宣州歷左拾遺為峽路轉運副使加左補闕徙知遂州以勤幹聞歸朝為主客郎中遷樞密直學士雍熙三年拜右諫議大夫樞密副使時河朔用兵宏循默備位無所建明而御史中丞趙昌言數上書論兵事乃用昌言為樞密副使改宏御史中丞端拱初復拜樞密副使淳化二年以吏部侍郎罷俄知開封府出知潞州進工部尚書卒年六十二贈右僕射

臣稱曰朝論以張宏循默故罷其政使與趙昌言更其任夫御史之職在觸邪而中丞之位號執法事之利害人之忠佞皆得而言之其責豈不重哉循默之人使充其位可乎

趙昌言字仲謨汾州孝義人也舉進士為將作監丞通判鄂州遷直史館荆湖轉運副使入拜職方員外郎知制誥出知天雄

軍召拜御史中丞遂代張宏為右諫議大夫樞密副使遷工部侍郎時陳象輿為鹽鐵副使與昌言善又知制誥胡旦度支副使董儼皆昌言同年日夕會于昌言之第京師為之語曰陳三更董半夜云有翟穎者險誕之士也素與旦親狎旦為作大言怪誕之辭使穎改名馬周以為唐馬周復出也其言多排毀時政自薦可為天子大臣及力舉數十人皆公輔之器令昌言內為之助陳王尹開封以其事聞趙普深嫉之捕馬周繫獄鞠之得實馬周流海島昌言貶崇信行軍司馬起知蔡州復知天雄軍初豪家有侍芻芟者時誘姦人穴隄昌言廉知之一日隄吏告急亟取豪家所積給用自是遂絕其弊淳化四年拜給事中參知政事 京師大水請出廩馬外牧或云以馬備胡不可闕昌言謂塞下積水胡必不至從之果如其言李順亂于蜀命王

繼恩討之繼恩握重兵久留成都軍士無鬪志由是郡縣復有陷者 太宗意頗厭兵召昌言謂曰西川本自一國 太祖平之訖今三十年矣昌言揣知 上意即於 上前指畫攻取之策 太宗甚喜遣昌言督繼恩戰自繼恩以下並受節度既行或言其無嗣鼻折山根恐握兵難制即以昌言知鳳翔府賊平改戶部侍郎罷政事仍知鳳翔徙澶涇延三州遷兵部侍郎知陝州移知永興軍召為御史中丞坐鞫獄失實貶安遠行軍司馬移武勝拜刑部侍郎 眞宗幸澶淵命知河陽歷天雄軍徙鎮州遷吏部侍郎卒年五十五贈吏部尚書謚曰景肅昌言喜推獎後進常薦李沆以為有公輔之器又以女妻王旦二人皆賢相也昌言臨事果斷無所顧避雖屢擯斥不少抑惟對僚吏倨慢時論少之

陳恕字仲言洪州南昌人也少為小吏折節讀書王明知洪州見而歎曰奇士也起家為大理評事通判澧州以吏幹聞召入為三司判官與判三司王仁贍廷爭事仁贍坐貶秩擢恕度支員外郎以工部郎中知大名府復除戶部副使知澶州驛召為河北營田制置使密奏曰戍卒皆惰游仰食縣官一旦使冬被甲兵春執耒耜恐變生不測既詔罷營田止葺堡壁而已知代州入為鹽鐵使恕有心計不去宿弊 太祖深器之曰真鹽鐵使也拜給事中參知政事 太宗嘗言戶部使樊知古所部不治恕以 太宗意語之知古辨于 上前坐泄禁中語罷知江陵府復召為工部侍郎總計使又為鹽鐵使恕屢司金穀為經久之制於是貨財流通公用足而民富實甚有稱職之譽常言出入之任所當謹者起知定例人以為當然亦頗傷苛碎也

真宗即位拜吏部侍郎 真宗命恕條具中外錢穀以聞恕久而不進 真宗屢趣之恕曰 陛下富於春秋若知府庫之充實恐生侈心臣是以不敢進 真宗嘉之知審官院知貢舉避嫌凡江南貢士悉被黜又舉行貢舉非其人條被譴者咸怨憤然是舉以王曾為舉首恕每自歎曰吾得曾名世才也不愧於知人矣恕事母孝居喪絕葷茹哀毀過禮以故得疾不任治劇遷尚書左丞知開封府復以病求館殿之職乃以為集賢院學士卒年五十九子執中自有傳

溫仲舒字秉陽河南人也舉進士為大理評事通判吉州遷右正言直史館拜工部郎中樞密直學士淳化二年以右諫議大夫為樞密副使改同知樞密院事四年罷知秦州移鳳翔徙興元江陵復召為戶部侍郎參知政事咸平初以禮部尚書罷明

年出知河陽代還知開封府為御史中丞遷刑部尚書知天雄軍徙河南進戶部尚書卒年六十七贈左僕射謚曰恭肅仲舒有應務才與寇準同進人謂之溫寇呂蒙正為相嘗援進仲舒及用乃反攻蒙正士君子非之

劉昌言字禹謨泉州南安人也陳洪進以為工曹太平興國二年洪進歸朝改鎮徐州辟為推官八年舉進士遷保信武勝二鎮判官移泰寧軍入為左司諫廣南安撫使趙普留守西京辟昌言為通判府事悉以委之普薨昌言感普知己為經理其家事太宗以為忠於所舉召歸遂拜樞密直學士遷右諫議大夫同知樞密院事太宗既寵用昌言或言其委母妻鄉里十年不迎侍者詔令迎歸京師光祿寺丞何亮果州南充人也遊宦十餘年以蜀人不得歸覲省遂訴于轉運使盧之翰之翰

以聞太宗驚歎又秘書丞陳靖亦泉州人也隨洪進歸闕留母妻在別墅聞太宗令昌言迎侍靖遽告歸其母戀鄉里愛他子不肯隨靖但迎妻子而已太宗訝之因下詔告諭文武官父母在遠地並令迎侍就養昌言遂以給事中罷出知襄州徙知荆南府遷工部侍郎卒年五十八贈工部尚書

東都事略卷第三十七

列傳二十

張洎滁州全椒人也江南李景開貢舉登進士第為上元尉擢
監察御史景徙豫章留洎掌李煜記室李煜襲位擢知制誥遷
中書舍人清輝殿學士參預機密洎舊字師黯煜令字偕仁

王師圍金陵與樞密使陳喬引符命勸煜勿降又云苟有不利
當先死社稷及城陷喬死之洎不能死語煜曰所以不死將有
報也洎歸朝 太祖責之曰汝教李煜不降又草蠟彈詔召江
上救兵洎對曰實臣所為也大各吠非其主此特其一尔詞色
不動 太祖釋之授太子中允以其有文選直舍人院出知相
州簡慢不治為轉運使田錫所劾 太宗以其儒生不責以吏
事也契丹入寇洎數上疏陳邊事會錢俶薨謚曰忠懿洎時判

考功覆狀有居元无悔之語虞部郎中張泌奏駁之以爲亢龍
无悔非臣子所宜言者洎曰易乾之九三云君子乾乾夕惕若
厲无咎王弼注云處下體之極居上體之下履重剛之險因時
而惕不失其機可以无咎處下卦之極愈於上九之亢易例云
初九爲元士九二爲大夫九三爲諸侯正義云易之本理以二
體爲君臣九三居下體之極是人臣之體也其免亢龍之咎者
是人臣之極可以恪守免禍故云免亢極之禍也今考功狀止
云受寵若驚居元无悔本無亢龍无悔之語 太宗然之未幾
爲太僕少卿同知京朝官考課拜右諫議大夫史館修撰擢中
書舍人翰林學士益王元傑授楊潤大都督府長史洎言唐以
楊益路幽荆爲大都督府置長史司馬爲上佐其大都督非親
王不授或親王遥領別命大臣領郡除長史副大使節度事今

益王以大都督之任復爲長史乃是自爲上佐也吕蒙正以爲
襄王越王皆領長史矣 太宗曰此誠誤也俟別除授并正之
洎與蘇易簡同在北扉易簡被殊遇且先大用洎惡之力排易
簡遂代爲參知政事初 太宗欲進用洎頗知其在江南讒毀
善良潘佑之死與有力焉心疑之待詔尹熙古江東人也與洎
相善因對以爲煜怒佑諫太直非洎譖也由是遂擢用至道二
年曹璨自河西馳騎入奏邊事言繼遷寇靈州 太宗語宰相
吕端知樞密院趙鎔等各以所見上其策端等言曰臣等各述
所見則非詢謀僉同之義洎越次奏曰端備位輔弼乃緘默不
言深失謀謨之體端曰洎不過揣摩 陛下意耳必無骨鯁之
言 太宗默然翌日洎上疏引賈捐之棄朱崖事願棄靈武以
省關西餽運 太宗嘗有此意旣而悔之洎果迎合 太宗意

太宗不悅謂之曰卿所陳朕所不曉洎退 太宗謂向敏中曰張洎誠揣摩之士也呂端之言不妄矣始洎諂事寇準準力推挽之遂參大政既與準同列知 太宗眷準稍衰乃面奏準退有誹謗準色變不敢辨由是罷政未幾洎以疾罷為刑部侍郎尋卒年六十四贈刑部尚書洎美風儀有文采而性險詖好攻人之短舊事李煜及煜歸 朝貧甚洎猶丐索之而怒其所與之薄煜子仲瑀死亦不弔 太宗有所著述必為文解釋其旨以取悅洎孫環有長者譽 仁宗時知制誥嘗草故相劉沆贈官制有詆毀之詞為其子所訟貶黃州其後 英宗謂環在先朝有定儲嗣之言遷翰林侍讀學士以卒

李昌齡字天錫應天府楚丘人也舉進士為大理評事通判合州拜右拾遺直史館改右補闕出知徐州為淮南轉運使知廣州州有海舶之饒昌齡不能以廉自持召還擢樞密直學士遷右諫議大夫御史中丞至道二年拜參知政事 眞宗即位加戶部侍郎坐與王繼恩交結貶忠武行軍司馬起為殿中少監知梓州改河陽又改光州以祕書監致仕卒年七十二

王化基字永圖眞定人也舉進士為大理評事通判常州知嵐州宰相趙普以為驟用人非有益于治也改淮南節度判官入為著作郎遷左拾遺抗疏自薦 太宗曰化基自結人主慷慨之士也召試知制誥除右諫議大夫御史中丞 太宗問以邊事對曰治天下猶植木也所患根本未固根本固則枝幹不足憂今 朝廷治則邊鄙何患乎不安化基慕范滂之為人乃獻澄清略言時事有五其一復尚書省其二謹公舉其三懲貪吏其四省冗負其五擇遠官 太宗嘉之知樞密院柴禹錫有奴

受人金而禹錫實不知也參知政事陳恕欲以此中禹錫 太宗怒引囚訊其事化基為辨其誣 太宗感悟以化基為長者出知杭州遷禮部侍郎至道三年召拜參知政事咸平四年以工部尚書罷知揚州又知河南府進禮部尚書卒年六十七贈右僕射謚曰惠獻子舉正舉元舉元為天章閣待制

舉正字伯中幼者學厚重寡言化基器愛之補校書郎復舉進士知伊闕任城二縣召為館閣校勘累擢知制誥宰相陳堯佐舉正婦翁也遂換龍圖閣待制堯佐罷復知制誥遷翰林學士康定二年拜右諫議大夫參知政事呂夷簡以宰相判樞密院舉正以為判名太重改兼樞密使會御史臺舉其友壻李徽之為御史舉正以親嫌格不行徽之訟舉正內不能制其悍妻不可以謀國事慶曆三年罷為資政殿學士禮部侍郎知許州徙知

應天府拜御史中丞張堯佐授宣徽節度群牧景靈四使舉正言堯佐庸人緣妃家一日而領四使賢士大夫無所勸不報因退朝留百官班廷議 仁宗遣中使諭止之尋罷堯佐宣徽景靈二使居半年堯佐復除宣徽使舉正上疏論之狄青為樞密使力爭不能得因請解言職遂除觀文殿學士禮部尚書知河南府入兼侍讀以太子少傅致仕卒年七十贈太子太保謚曰安簡

李惟清字直臣齊州下邑人也開寶中以三史解褐為涪陵尉太平興國七年為荆湖北路轉運判官遷轉運使徙京西入為度支判官未幾出為京東轉運使歷度支副使戶部鹽鐵使累官給事中為吏以彊幹稱淮南權貨務賣岳州茶斤為錢百五十惟清擅減斤五十錢不以聞左遷衛尉少卿出知廣州召還

復拜給事中至道三年拜同知樞密院事 眞宗即位加刑部侍郎惟清俗吏在西府無人望遂罷爲御史中丞惟清怫鬱乃肆情彈擊卒年六十五贈戶部尚書

夏侯嶠字峻極濟州人也舉進士爲大理評事通判興州累遷左補闕直史館知洪州改起居郎 眞宗在藩邸爲翊善尹開封爲推官 東宮建爲太子中舍及即位以給事中拜樞密副使咸平元年罷爲戶部侍郎除翰林侍讀學士兼祕書監講讀之職自唐有之五代以來時君右武不暇嚮學故此職亦廢 太宗崇尚儒術嘗命著作佐郎呂文仲侍讀寓直禁中然名秩未崇 眞宗奉承 先志首置此職班秩次翰林學士祿賜如之侍讀以命嶠及楊徽之侍講以命邢昺焉嶠慕道以養生爲務喜誦老莊書淳謹無過在近列恩顧甚異卒年七十二贈兵

部尚書畢士安爲相歎曰若夏侯君在者此位吾豈得而據也 楊礪字汝礪京兆雋人也舉進士甲科 眞宗爲襄王以礪爲記室始礪應舉時嘗夜夢見一人衣冠甚古謂礪曰汝能從吾遊乎礪隨往頃之覩宮衛嚴邃俄陞大殿見一南面而坐者指示礪曰此來和天尊汝異日事之礪再拜而退及爲記室謁襄王還謂妻子曰今日見 襄王正昔日夢中所見也 眞宗爲開封尹以礪爲推官嘗問礪何年及第礪唯唯不對後知其唱名第一自悔失問謂礪不以科名自伐甚重之 東宮建兼右諭德 眞宗即位召入翰林爲學士咸平元年除工部侍郎樞密副使二年卒年六十九 眞宗哀之謂宰相曰礪介直清苦方當任用遽此淪謝即臨其喪礪所居在隘巷中 乘輿不能進 眞宗因降輦步至其第嗟閱久之贈兵部尚書礪爲文

無師法詔誥迂怪見者哂之

宋湜字持正京兆人也父温故終右補闕季父温舒終起居郎皆有時名湜少孤以孝聞舉進士為將作監丞通判梓州拜著作郎直史館以右補闕知制誥與王化基李沆並命以累左降均州團練副使移汝州召入為禮部員外郎直昭文館復知制誥遷翰林學士咸平元年拜給事中樞密副使從 真宗幸澶淵以疾卒于道年五十一贈吏部侍郎 真宗再幸河朔追悼之加贈刑部尚書謚曰忠定湜秀穎有器識好學善談論尤工筆札得者深藏之又善引重後進云

東都事略卷第三十七

東都事略卷第三十八
列傳二十一

宋白字素臣大名人也年十一善屬文舉進士又舉拔萃科授著作佐郎歷玉津蒲城衛南三縣令 太宗即位擢左拾遺知兗州從征太原劉繼元降白獻平晉頌遂除中書舍人入翰林為學士至道初為承旨 真宗即位遷吏部侍郎白擬陸贄榜子集以獻 真宗察其意希大用遂命知開封府以才不勝任罷為集賢院學士請老以兵部尚書致仕進吏部尚書卒年七十七贈左僕射謚曰文安白為文頗事浮麗而理致或不工善諧謔不拘小節典貢舉得蘇易簡王禹偁田錫李宗諤胡旦時謂之得人至它所取有納賂者又高年不能決退多致譏誚殆能贍濟親族而恤其孤幼是亦其所長也

楊徽之字仲猷建州浦城人也世尚武力父澄始業儒徽之少好學同邑有江文蔚善賦江為善詩徽之遂與齊名遊學于廬山是時福建屬江南江南亦置進士科以延士大夫徽之耻之乃間道詣中朝應舉遂登進士第歷集賢校理著作佐郎右拾遺 太祖為時望所歸徽之上書言其事及 太祖受禪 太宗見其書謂 太祖曰此周室忠臣也乾德初出為天興令徙峨眉知全州累遷右補闕 太宗即位遷侍御史拜右諫議大夫治許州入為史館修撰上疏曰 陛下嗣統鴻圖闡揚文治廢墜修舉儒學嚮臻乃至周巖野以聘隱淪盛科選以寵材彥取士之道亦已至矣然擅文章者多獲迅遷明經業者罕聞殊用且京師四方之會太學首善之本今五經博士並闕其負非所以厚人倫獎儒學厲賢崇化繇內及外之道也臣愚謂宜下

明詔博求通經之士以分教胄子無使漢唐稱得人 太宗嘉之顧謂宰相曰徽之儒雅之士也宜置之館殿遂判集賢院為張洎劉昌言所誣貶鎮安行軍司馬 眞宗為開封尹妙選僚屬召徽之為府判官兼左庶子 眞宗即位拜樞密直學士兼祕書監咸平初始置翰林侍讀學士以徽之為之與夏侯嶠並命累官至兵部侍郎卒年八十贈兵部尚書徽之清素重名教尚風義常言溫仲舒輩以搏擊取貴位使後進趨競禮俗浸薄與石熙載李穆賈黃中為文義之友多識典故唐之士族人物悉能詳記尤工吟詠 太宗 眞宗嘗和其詩有集二十卷其後 仁宗以徽之 先帝官僚特贈太子太師謚曰文莊徽之無子一女適宋氏賢明知書有禮法外孫綬位至參知政事 徐鉉字鼎臣揚州廣陵人也十歲能屬文與韓熙載齊名江南

謂之韓徐仕吳為祕書郎又事南唐為知制誥與宋齊丘不協坐洩機事貶泰州司戶召歸故官又坐專殺流舒州周世宗南征李景徙饒州召為太子右諭德復知制誥遷中書舍人景死事其子煜為禮部侍郎通知中書省事歷尚書左丞兵部侍郎翰林學士御史大夫吏部尚書王師圍金陵煜遣鉉朝京師求緩兵語在李煜傳太祖以禮遣之後隨煜至京師太祖責之鉉對曰臣仕江南國亡不能死臣之罪也太祖歎曰忠臣也以為太子率更令太平興國初置學士院從征太原加給事中出為左散騎常侍二年以廬州尼道安訟其弟與婦姜氏不養母姑姜氏鉉妻之甥且誣鉉與姜姦鉉坐貶靜難行軍司馬道安亦坐告姦不實抵罪鉉初至京師見披毛褐者輒哂之邠州苦寒終不御毛褐冷氣致腹而卒年七十六鉉恬淡無

矯偽不喜釋氏而好神怪有以此獻者所求必如其請李穆常使江南見鉉及其弟錯文章歎曰二陸不能及也錯仕江南為內史舍人而卒鉉好李斯小篆尤得其妙隸書亦工尺牘為士大夫所得皆珍藏之有集三十卷又有質疑論稽神錄行於世至道二年復左散騎常侍無子

宋準字子平開封雍丘人也舉進士第一時李昉知學會貢士訴昉取舍非公太祖召準覆試復冠多士授校書郎直史館太平興國中知制誥準美風儀善談論文詞清麗始盧多遜南遷也李穆以同年坐黜左右無敢言者準因奏事盛言穆長者有檢操常非多遜所為豈黨哉太宗寤得復故官時論多之雍熙四年以病免卒年五十二

梁周翰字元褒鄭州管城人也幼好學能為文章周時舉進士

為虞城簿宰相范質王溥以其聞人也不使佐外邑改為開封府戶曹參軍國初二人猶為相用為祕書郎直史館武成王廟配享議者以王僧辨不克令終非全德者詔張昭竇儀銓定功業無瑕者方得與享周翰論自樂毅以降配享廟兒苟欲指瑕誰當無累今一旦除去擯出祠庭臣竊惑之謂宜罷新議仍舊貫為便疏入不報遷左拾遺乾德中太祖大修宮闕周翰為五鳳樓賦以進太祖嘗欲用為知制誥以語石守信守信因以語周翰周翰遽以表謝太祖怒遂不用出為通判綿眉二州坐杖人至死者奪二官復為左拾遺監綾錦院太祖將郊天周翰上疏曰陛下再郊上帝必覃赦宥臣以天下至大其中有慶澤所未及節文所未該者所宜推而廣之方今稅賦所入至多加以科變之物名品非一調發供輸不無重困

且西蜀淮南荆潭廣桂之地皆以為王土陛下誠能以三方所得之利減諸道租賦之入則庶乎均德澤而寬民力矣坐杖錦工過差為其所訴太祖怒謂曰爾豈不知人之膚血與已無異何至如是之酷邪左遷司農寺丞逾年為太子中允太平興國中知蘇州周翰善音律喜捕博惟以飲戲為度於是治郡不進黜為分司俄除楚州團練副使李昉為相以其名聞于太宗召為右補闕兼史館修撰尋遷起居舍人兼起居郎事因言自今崇政殿長春殿皇帝宣諭之言侍臣論列之事望依舊中書修為時政記其樞密院事涉幾密亦令編纂各至月終送史館自餘百司凡于封拜除改沿革制置之事悉備編錄仍令郎與舍人分直崇政殿以記言動別為起居注每月先進御後降付史館起居注進御自周翰始也真宗為皇太子知其

名及即位擢知制誥拜翰林學士從幸澶淵遷給事中罷為工部侍郎踰年卒五十八周翰性疎俊辨急臨事過於嚴由是躡于時及掌書命周翰已老矣才思不如昔多不稱 上意云

朱昂字舉之其先京兆人也父葆光寓潭州遂家于衡山昂少篤學有朱遵度者時謂之万卷目昂曰小万卷嘗游廬陵有術者謂昂曰中原當有真主矣君仕當至四品遂北游江淮時周世宗南征韓令坤統兵揚州昂謁令坤陳治亂方略令坤器之令攝永正縣有政績 國初為衡州錄事參軍歷宜城令知蓬州徙廣安軍既又為宰相薛居正所知與李昉薦引之遷殿中丞知泗州就遷監察御史江南轉運副使知鄂州遷殿中侍御史為峽路轉運使除直祕閣知復州召還 眞宗即位遂知制誥入翰林為學士請老以工部侍郎致仕自宰相張齊賢而下

皆賦詩贈行而從臣出祖於東門之外弟協仕為主客郎中雍王府翊善其後亦告老而歸時人以比漢二疏陳堯咨知荆南表其所居東西致政坊昂所得奉以三之一買奇書於所居為二亭曰知止曰幽棲自號曰退叟卒年八十三門人謚之曰正裕先生昂方正恬淡非公事不至兩府引年得體士君子多之

胡旦字周父渤海人也舉進士第一通判昇州代還遷左拾遺直史館上書言時政利病出為淮東轉運副使徙知海州盧多遜既貶趙普罷相其夏河決韓村尋復塞旦獻河平頌有逆遜投遠姦普屏外之語 太宗怒貶商州團練副使乃上平燕八

議起為右補闕修國史有翟馬周者旦與之善馬周上書排毀執政因自薦可為大臣又舉才任公輔者十人其辭頗壯當時皆指旦所為 太宗怒流馬周海島貶旦坊州團練副使徙絳

州淳化五年直集賢院復知制誥史館修撰旦與中官王繼恩
善事連宮禁貶安遠行軍司馬又削籍流潯州移通州團練副
使又移滁州分司西京又以為保信軍節度副使久之通判襄
州未幾喪明以祕書少監致仕居襄州遷祕書監卒年八十旦雋
辯彊敏少有大志退老漢上既喪明猶令人讀經史憑几聽之
未嘗少輟嘗上所著漢春秋七十卷又著五代史略四十三卷
將帥要略五十三卷演聖同論七十三卷唐乘七十卷初琢大
硯方五六尺既而埋之且刻曰胡旦修漢春秋硯旦以文章名
世然晚節贖貨干擾郡縣持吏短長時論薄之

柳開字仲塗大名人也父承翰仕至監察御史開幼警悟豪勇
父顯德末為南縣令有盜入其家衆不敢動開年十三亟取劍
逐之盜踰垣開揮劍斷其足二指及就學講說能究經旨舉進

士第自五代以來學者少尚義理有趙生者得韓文數十篇未
達乃携以示開開一見遂知為文之趣自是屬辭必法韓愈初
名肩愈蓋慕之也開尚氣自任不顧小節所與交必時之豪俊
初為宋州司寇治獄稱職遷錄事參軍太宗征河東開從
駕督糧適常潤有小寇遂以開知常州徙潤州開至治所招誘
群盜以奉金給之又解衣與賊酋置之左右或謂不可開曰彼
失所則盜不爾則吾民也始懼死故假息鋒刃之下今推以赤
心夫豈不懷未半歲境內輯寧拜監察御史召還知貝州雍熙
中坐與監軍忿爭貶上蔡令會王師北伐開部糧至涿州遇
米信與契丹戰久不解遣使求和開謂信曰兵法無約而請和
謀也亟攻必勝信不能決後二日復引兵來挑戰開因上書願
效死邊鄙遂除殿中侍御史命使河北又上書願賜步騎數千

以滅胡 太宗方擇文臣有武略者用之即授開崇儀使知寧遠軍契丹貴將白方德本真定人統緣邊七百餘帳開因其親族往來令說方德許以藩鎮俾挈幽州之衆內屬方德喜請爲期約使未還徙知全州州之西有蠻溪洞粟氏久爲邊患 朝廷設峽口香煙等七砦不能禦開至選勇辨吏往說之不踰月携老幼至州開賦其居業作時鑑一篇刻石戒之遣其酋赴闕授州上佐邊患遂息 詔賜開緡錢三十萬會有黥卒訟非辜者坐削二官頃之上書自陳還舊秩知環州爲理互市之不直者戎落悅附徙知邠州又知曹邢二州遷如京使上書言時政真宗嘉納之又徙代州葺城壘戰具諸將沮議因謂其從子浩曰吾觀胡星有光雲從北來殆寇將至今諸將見疾一旦寇至必危我矣即丐小郡得忻州虜果犯塞徙滄州未至卒年五十

四開著書號東郊野夫又號補亡先生作二傳以見意時范景好古學開與齊名謂之柳范開垂絕語門人張景曰吾十年著一書可行於世景爲名之曰默書辭義稍隱讀者難遽曉也

東都事略卷第三十八

東都事略卷第三十九

列傳二十二

田錫字表聖嘉州洪雅人也楊徽之宰峨眉宋白宰玉津甚延譽之舉進士為將作監丞通判宣州遷著作郎京西轉運判官改左拾遺直史館錫鯁正寡言恭敬好禮既得諫官即上疏獻軍國要機者一 朝廷大體者四頃歲 王師平太原未褒軍功迄今二載今幽燕竊據固當用兵雖稟宸謀必資武力願陛下因郊裡耕籍之禮議平晉之功則駕馭戎臣莫此為重此要機之一也臣聞聖人不務廣疆土惟務廣德業聲教遠被自當來賓周成王時越裳九譯來貢謂周公曰天無迅風疾雨海不揚波三年矣意者中國其有聖人乎蓋往朝之交州謂之瘴海得之如獲石田臣願 陛下務修德以愛民無鈍兵以挫銳

又何必以蕞爾蠻夷取勞震怒乎此大體之一也今諫官不聞
廷爭給事中不聞封駁左右史不聞升陛記言動豈聖朝之
美事乎又御史不聞彈奏中書舍人不聞訪以政事集賢院雖
有書籍而無職官祕書省雖有職官而無圖籍臣願陛下擇
才任之各司其局苟職業修舉則威儀自嚴此大體之二也今
寓縣平寧京師富庶軍營馬監靡不恢崇佛寺道宮悉皆輪奐
闢西苑廣御池雖周之靈囿漢之昆明未足爲比而尚書無聽
事九寺三監寓天街之兩廊貢院就武成王廟是豈太平之制
度邪臣願陛下別修省寺用列職官此大體之三也案獄官
令枷杻有短長鉗鎖有輕重尺寸斤兩並載刑書未聞以鐵爲
枷者也昔唐太宗觀明堂圖見人之五藏皆麗於背遂減徒刑
況隆平之時將措刑不用法之所無悉宜去之此大體之四也

太宗褒其言因賜錢五十萬時宰相令有司受羣臣章疏必先
白而後敢進錫上書以爲失至公之體爲河北轉運副使驛書
言邊事曰臣聞動靜之機不可妄舉安危之理不可輕言利害
相生變易不定取舍無惑思慮必精夫動靜之機不可妄舉者
動爲用兵靜爲持重應動而靜則養寇以生姦應靜而動則失
時以敗事動靜中節乃得其宜伏望陛下申飭將帥勿尚小
功使河朔之民得務農業亭障之地可積邊儲苟待其亂而取
之則克乘其衰而兵之則降旣心服而志歸則力省而功倍臣
願陛下考古道恢遠圖示綏懷萬國之心用駕馭四夷之策
事戒輕發理貴深謀若夫安危之理不可輕言者臣請爲陛下
下陳之國家務大體求至理則安舍近謀遠勞而無功則危
爲君有常道爲臣有常職是務大體也上不拒諫下不隱情是

求至理也漢武帝唐太宗皆徇無厭之求奉不急之役是舍近謀遠也沙漠窮荒之地得之何所用邪夷狄遺種殺之更生矣是勞而無功也臣又聞利害相生變易不定者兵書曰不能盡知用兵之害者則不能盡知用兵之利蓋事有可進而退則害成之事至焉可退而進則利用之事去焉可速而緩則利必從之而失可緩而速則害必由之而致可誅而赦則姦宄之心或有時而生害可赦而誅則勇烈之人或無心而利國可勸而懲則有以害勤勞之功可懲而勸則有以利僭踰之幸能審利害則為聰明書曰明四目達四聰此之謂也臣又謂取舍不可以有惑者故曰子孟賁之狐疑不如童子之必至思慮不可以不精者故曰堯若毫釐繆以千里自國家圖幽燕以來兵連未解則財用不得不耗臣下不得不憂願 陛下精思慮決取舍無使曠日持久窮兵極武焉

太宗嘉之徙知相州移睦州遂知制誥錫好直言 太宗或時不能堪錫從容進曰 陛下日往月來養成聖性 太宗悅愈重之端拱二年歲旱錫上疏曰今歲旱暵之沴此寔陰陽失和調燮倒置上侵下之職而文理未盡下知上之失而規過未能所以成此咎證也伏望 陛下引咎責躬以答天戒進德覃慶以安民心蠲免征徭搜察淹滯振廩通貨以救餓殍加估收儲以備闕乏弭災求理正在此時若旱沴不已臣恐盜聚綠林狄乘饑塞則 朝廷之憂非淺也錫疏有調燮倒置之語為宰相不悅罷知陳州坐稽留獄訟責海州團練副使徙單州召還為工部員外郎復論時政闕失加直集賢院至道中復知制誥上疏言諸州奉河西力役生民重困出知泰州慧見上疏請責躬以答天戒咸平三年召對言事錫嘗奏曰 陛下治天下以何

道臣願以皇王之道治之舊有御覽但記分門事類不若以經史子集爲御覽三百六十卷日覽一卷經歲而畢又取經史要切之言爲御屏風十卷置御坐側則治亂興亡之鑒常不忘矣 眞宗詔史館借以羣書乃先上御覽三十卷御屏風五卷 御覽序曰臣聞聖人之道布在方策六經則言高旨遠非講求討論不可測其淵深諸史則跡異事殊非參會異同豈易記其繁雜子書則異端之說勝文集則宗經之辭寡非獵精以爲鑒戒舉要以觀會同可謂日覽之書資於日新之德則雖白首未能窮經矧王者萬機之暇乎臣每讀書思以所得上補達聰可以銘於坐隅者書於御屏可以用於帝道者錄爲御覽經取帝王易曉之意史取帝王可行之事子或總於雜錄集或附之逐篇悉求切當之言用達精詳之理俾功業可與堯舜等

而生靈亦使躋仁壽之域臣區區之忠不勝大願 御屏風序曰湯之盤銘曰德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太公之金匱云武王欲造起居之戒乃銘於几杖曰安不忘危存不忘亡孰惟二者後必無凶墨子云堯舜禹湯書其事於竹帛琢之玉盂曰君子福大而愈懼爵隆而益恭遠察近視俯仰有則 帝與几皆有銘焉曰吾居民之上惴惴恐不及武王尸席必有戒焉席之銘曰無行可悔戶之銘曰名難得而易失唐黃門侍郎趙智爲高宗誦孝經曰天子有諍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微臣敢以此言上獻憲宗采漢史三國以來經濟要事撰書十四篇曰前代君臣事迹書之屏風臣每覽經史子集因取其語要摠一卷輒用進獻可書於屏寘之 御坐之右焉 詔褒之錫覽天下奏章有言民飢盜起及 詔敕不便悉條奏其事 眞宗以爲得

爭臣之體兼侍御史知雜事擢右諫議大夫史館修撰連上八疏皆直言時政得失嘗曰吾立朝以來封章五十二奏皆諫臣任職之常也言苟獲從吾之幸也豈可藏副示後謗時賣直邪悉取焚之 真宗每見錫容必莊嘗目之曰朕之汲黯也卒年六十四 真宗惻然謂宰相李沆曰田錫直臣也特贈工部侍郎有咸平集五十卷

王禹偁字元之濟州鉅野人也家世爲農九歲能爲歌詩畢士安見而異之勉以勤業及長善屬文舉進士爲武城簿知長洲縣端拱初 太宗聞其名召試擢右拾遺直史館獻端拱箴時契丹未寧 太宗訪羣臣以邊事禹偁上禦戎十策以爲外任人內修德則可以弭之外則合其勢以重將權罷小臣詞羅邊事行間謀以離其心遣趙保忠折御卿率所部以張犄角下

詔感勵邊人取幽薊舊疆蓋弔晉遺民非貪其土地內則省官以寬經費抑文士以激武夫信用大臣以資其謀不貴虛名以戒無益禁游惰以厚民力惟 陛下裁察 太宗嘉之尤爲趙普所器二年親試貢士 詔使作歌援筆立就 太宗謂侍臣曰此歌不踰月遍天下矣即拜左司諫知制誥冬旱禹偁上疏曰一穀不收謂之饑二穀不收謂之饑饑則大夫以下皆損其祿五分之一饑則奉無祿廩而已今旱雲不霑宿麥未茁旣無九年之蓄可憂百姓之飢 陛下降詔書直云君臣之間政教有關自 乘輿服御以下至百官奉料非宿衛軍士邊庭將帥悉第減之上答天譴下馱人心俟雨足復故臣朝行中家最貧奉最薄亦願少減奉以贖耗蠹之咎外則省歲市之物內則罷工巧之伎近城掘土侵冢墓者瘞之外州配隸之衆非賊盜者

釋之然後戒州縣官吏以古者猛虎度河飛蝗越境之事其餘軍民刑政之弊非臣所知者望委宰臣裁議頒行但感人心必召和氣惟 陛下行之 太宗幸瓊林苑召至 御榻前顧問語宰相曰禹併文章獨步當世其寵獎如此因抗疏為徐鉉雪誣貶商州團練副使移解州召還拜左正言 太宗曰禹併文章俊麗無能及者但性剛不能容物尔俄直昭文館時 太宗命將討李繼遷禹併屢陳便宜以為繼遷不必勞力而誅自可用計而取兵法曰使貪使愚言貪者利其財愚者不計其死也臣愚謂宜明數繼遷罪惡曉諭蕃漢重立賞賜高與官資昔劉知俊兄弟以同州叛附于岐梁太祖下詔曰有捉得知俊者賞萬緡與節度使得其弟者賞五千緡與刺史一月之間先擒其弟今但信賞必行則繼遷身首不梟即擒矣求外任得知單州

至邵十五日而召為禮部員外郎知制誥入翰林為學士 孝章皇后崩梓宮遷于燕園長公主第禹併爭之曰 皇后嘗母儀天下當遵用舊典罷知滁州禹併嘗草李繼遷制送馬五十匹為潤筆禹併却之及出閩人鄭襄徒步來謁禹併禹併愛其儒雅及別去為買一馬或言買馬虧價者 太宗曰彼能却繼遷五十馬顧肯虧一馬價哉移知揚州 真宗即位 詔羣臣論事禹併上疏陳五事一曰謹邊防通盟好因嗣統之慶赦繼遷罪復與夏臺彼必感恩內附且使天下知屈己而為人也二曰減冗兵併冗吏使山澤之饒流於下開寶前諸國未平而財賦足兵威強由所蓄之兵銳而不眾所用之將專而不疑設官至簡而事皆舉興國後增員太冗宜皆經制之三曰艱選舉使入官不濫 先朝登第僅万人宜糾以舊制還舉場於有司吏

部擇官亦非帝王躬親之事宜依格敕注擬四曰澄汰僧尼使
疲民無耗罷度人修寺一二十載容自銷鑠亦救弊之一端五
曰親大臣遠小人使忠良蹇諤之臣知進而不疑姦愼傾巧之
徒知退而有懼疏奏召還復知制誥其後潘羅支射死繼遷夏
人款附卒如禹併策修 太祖實錄禹併直書其事執政以禹
併為輕重其間出知黃州州境有二虎鬪其一死而食其半又
羣雞夜鳴經月不止禹併上疏引洪範傳申戒且自劾 真宗
遣使來問勞醮禳之詢曰官則云守臣當其咎 真宗亟命
移知鄆州禹併表謝有宣室鬼神之間不望生還茂陵封禪之
書正期身後至郡未踰月而卒年四十八禹併諱章敏贍喜談
世事臧否人物以正自持故屢擯斥所與游必儒雅薦寵後進
如孫何丁謂遂皆名重一時有小畜集三十卷奏議十卷後集

詩三卷子嘉祐嘉言俱知名方禹併在翰林也嘉祐為館職寇
準知之準使知開封府一日問嘉祐曰吾尹京外議云何嘉祐
曰人皆言丈人旦夕入相準曰於吾子意何如嘉祐曰以愚觀
之丈人不若不為相之為善也若相則譽望損矣準曰何故嘉
祐曰自古賢相所以能建功業澤生民者其君臣相得皆如魚
之有水故言聽計從而臣主俱榮今丈人負天下重望相則中
外有太平之責焉丈人於明主能若魚之有水乎此嘉祐所謂
譽望之損焉準大喜執其手曰元之雖文章冠天下至於深識
遠慮或不逮吾子也嘉祐官不顯而嘉言亦以進士第為江都
簿 真宗觀書龍圖閣得禹併奏章嗟美切直因訪其後宰相
稱薦嘉言即召對擢大理評事 仁宗時嘗為殿中侍御史其曾
孫汾舉進士甲科元祐中為工部侍郎寶文閣待制入元祐籍云

臣稱曰錫禹併真天下正直之士哉其事君必盡言無隱以謹其微以防其漸由是 二宗有聽言之美二臣有敢言之效而治道隆矣古之所謂主聖臣直君明臣忠者豈不然哉豈不然哉

東都事略卷第三十九

